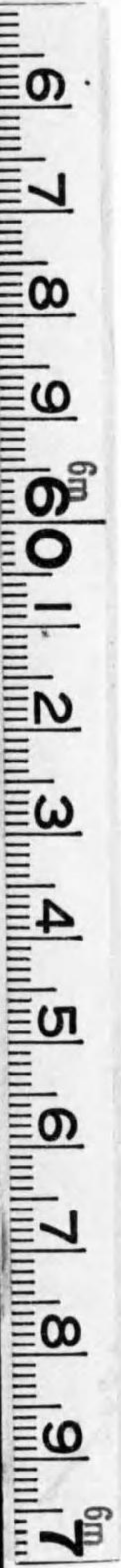


校註
新
論

特258

80



始



網本

3
1

岡村利平校註

校註
新

論

東京 明治書院



衆惡之必察焉

凡好惡人當從公論然衆人所好未必當其實故鄉人皆好之不如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文王不於怨夫子愠於群小匡章稱不孝證父攘羊稱直如此之類不可不察也

人能弘道

率性之道固存於人然立修道之教者人也故設禮樂教五教人弘道也道在於人然非其人不能行三命三爵待人而行文武之政其人亡則息道得命而弘非以弘人也孝南黎曰裁成輔相人也弘論參贊人也固能弘其道而道之為道自若也

自序

會澤正志齋先生、生幕末多故之際、以幽谷之高弟、蒙烈公之知遇、將繼義公之志、而明尊皇之大義矣。文政甲申五月、英人上陸於常之大津村、先生受命往而詰之。英人辭屈而去。時邊警頻傳、當局彌縫、人心恟懼。幕府乃決意發外船擊攘令。先生以爲國家累卵、自非俊傑奮起、以亮天功、則堂堂神州、爲外夷所汙蟻矣。慨然託蘊蓄於椽管、爲天下論大計、著五論七篇、名曰新論、皆警醒之言也。而

泰平日久、人忸安逸、莫敢顧焉。其後外艦荐臻、始知豺狼之逼門戶、俄而繙之、則曰、不讀新論、不足以濟時艱也。今也國勢一變、轉守禦爲進取、將弘恢天業於宇內。當此時、非億兆一心、上下同體、排萬難邁進、焉能濟之乎。國體之不可不明、長計之不可不講、莫甚於此秋。余之欲表章新論、豈徒爾哉。新論中形勢、虜情、守禦三篇、當時應急之策、其效既成矣。國體長計四篇、經國之常規而又新論之綱領也。故今抄四篇、校諸數本、附以註解、以便學習焉。余曩刊弘道館記述義及大日本史論贊。江湖君子、若能參互

攷覈、則於神聖之洪謨、臣子之大義、有所怡然領會、而義公與先生之志亦伸矣。

昭和十四年二月三日

後學岡村利平謹識

例言

一新論正志先生至誠之所進，其風動人心，既已尙矣。所收五論七篇，而國體長計二篇，卷中之白眉，國家之綱紀也。今採二篇，以薦青年好學之士焉。

一新論刊本，有東海氏本、玉山堂本，今主據二本，旁參近刊諸本，校勘折衷焉。

一先生博學宏才，行以漢文，初學之士，或不易解矣。乃附以註解。註解之法，解字釋語，漸及名物故實，各舉典據，以便研究。

一表題新論二字採先生手跡、校註之字、余自書焉。以明責之所在。

一本書之成、東京府立養正館主事大谷德馬氏、頗有將伯之功、誌以謝其高誼。

昭和十四年二月之吉

校註者識

新論目次

國體上(道德).....	一
國體中(軍備).....	三三
國體下(經濟).....	五一
長計(國是).....	六三

校註
新論

會澤安著
岡村利平校註

謹按 神州者大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天日
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萬
國之綱紀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暨、無有遠
邇矣。而今西荒蠻夷、以脛足之賤、奔走四海、蹂
躪諸國、眇視跛履、敢欲凌駕。上國何其驕也。
地之在天中、渾然無端、宜如無方隅也。然凡物莫不有自然之形體而存焉。而神州
居其首。故幅員不甚廣大、而其所以君臨萬方者、未嘗易姓革位也。西洋諸蕃者當

(一) 易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二元氣絪縕シテ萬物ヲ化生ス。
(二) 宸極ハ天位。終古ハ常。周禮、鄭注「終古齊人之言、猶言常也」。
(三) 西荒ハ西方治外ノ國、禹貢五服、荒服最遠シ。
(四) 己ノ力ヲ顧ズ強ヒテ事ヲ行ハントス。易、復卦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
(五) 血統ガ易ハリ、位ガ

革マル。
 (六) 慧、愚ナリ、剛直ナリ。
 (七) 顛覆。左傳「隕越于下」杜注「隕越、顛墜也」
 (八) 人、多數ナレバ正理ニ勝ツ。楚ノ申包胥ノ言。

(九) 大御業。
 (一〇) 胡、羯ハ支那北方ノ異人種。腥膻ハ獸類ノ臭氣、賤シムノ辭。
 (一一) ダマス。無チ有ニ、有チ無ニ言ヒナスヲ誣ト謂フ。

(一二) 孫子、九變篇ニ見ユ。

(一三) 普及スル。

(一四) 自ら退息逸樂ス。

其股脛故奔軻走軻莫遠而不至也。而至海中之地西夷名曰亞墨利加洲者則其背後故其民愚慧而不能有所為是皆自然之形體也。

是其

理宜自隕越以取傾覆焉。然天地之氣不能無盛衰而人衆則勝天者亦其勢之所不能已也。苟自非有豪傑奮起以亮天功則天地亦將爲胡羯腥膻所誣罔然後已矣。今爲天下論其大計天下之人愕然相顧莫不驚怪。溺舊聞而狃故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然則使吾治化洽浹風俗淳美上下守義民富兵足雖強寇大敵應之無遺算則可也。若猶未則其爲自違自

(一五) 當時ノ姑息論者。

(一六) 祖先ノ諸神。書紀ニ神聖ヲ「カミ」ト訓ス。
 (一七) 國民生活ヲ重ンズ。
 (一八) 真相。史記、呂不韋傳「具得情實」

逸者果何所恃也。而論者皆謂彼蠻夷也商舶也漁船也非爲深患大禍者焉。是其所恃者不來也不攻也。所恃在彼而不在我。如問吾所以恃之者與所不可攻者則茫乎莫之能知也。嗟夫欲見天地之免於誣罔將何時而期之乎。臣是以慷慨悲憤不能自已敢陳國家所宜恃者。一曰國體以論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遂及其尙武重民命之說。二曰形勢以論四海萬國之大勢。三曰虜情以論戎狄覬覦之情實。四曰守禦以論富國強兵之要務。五曰長計以論化民成

(一) 凡物ニ從ヒテ死スルヲ殉トイフ。

(二) 君主。上帝ニ代ツテ民ヲ治ムルヲ帝ト謂ヒ、天地人三才ヲ統ベ民ノ歸往スル者ヲ王ト謂フ。

(三) 緊ト手ニ握リ込ム。

(四) 天地開闢。神代紀「天地初判、始有俱生之神」

(五) 一姓不妄、宜改爲一系。

(六) 望ムベカラザルヲ望ム。

俗之遠圖。是五論者、皆所以祈天之定而復勝人也。臣之自誓而以身殉天地者、大略如此矣。

國體上

帝王之所恃以保四海、而久安長治、天下不動搖者、非畏服萬民、把持一世之謂。而億兆一心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實、誠可恃也。夫自天地剖判、始有人民、而天胤君臨四海、一姓歷歷、未嘗有一人敢覬覦天位、以至於今日者、豈偶然哉。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也。父子之親、天下之至恩也。

(六) 我國ノ君臣ハ義ニシテ親ヲ包ヌ、忠孝一致ノ本此ニ在リ。

(七) 浸ミ込ミ積ミ蓄フ。

(八) 統治ナリ。經ハ縱絲、緯ハ横絲。

(九) 大用。資ハ財ナリ、用ナリ。

(一〇) 天ト等シキ洪大ナル仁徳。

(一一) 天ツ御業。

(一二) 天即チ天祖ナリ。支那ニテハ古ハ天ヲ人格的ノ主宰者ト見ル。宋學ニ至リ、天ヲ理ト解セリ。

(一三) 天之仁ハ無量慈、天之明ハ無量智、天之威ハ無量威。

(一四) 徵信。

(一五) 天ノ意志。尙書、阜陶謨「天工其人代之」

(一六) 天業。荀子「天職既立、天功既成」

(一七) 書紀、神代卷、天孫降臨章一書ニ見ユ。

義之大者、與恩之至者、竝立天地之間、漸漬積累、洽浹人心、久遠而不變。此帝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億兆之大資也。昔者天祖肇建鴻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經綸天業、細大之事、無一非天者。比德於玉、比明於鏡、比威於劍、體天之仁、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萬邦。迨以天下傳於皇孫、而手授三器、以爲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治天職、然後傳之千萬世。天胤之尊、嚴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天祖之傳神器、特執寶鏡、祝曰、視此猶視吾焉。而萬世奉祀、以

(一八)天祖ノ御魂代。伊勢ニ在ス。

(一九)天皇ハ天祖ノ御遺體ナリ。曾子曰ク「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以父母之遺體、行父母之事、敢不敬也」

(二〇)盥ニテ身ヲ潔メ、親ヲ神饌ヲ薦メラル。

(二一)皇祖天神ヲ祭ツテ大孝ヲ申ベ給フ。

(二二)天祖ヨリ稟ケシ人ノ道。君臣ノ義、父子ノ親ハ五倫ノ首ナリ。

(二三)貴貴ハ敬ナリ、親親ハ愛ナリ。愛ハ凡テヲ與ヘ、敬ハ凡テヲ受ク。

爲^(一八)天祖之神。聖子神孫、仰寶鏡而見影於其中。所見者即^(一九)天祖之遺體、而視猶視^(二〇)天祖。於是乎盥薦之間、神人相感、不可以已、則其追遠申^(二一)孝、敬身修德、亦豈得已哉。父子之親、敦^(二二)而至恩以隆矣。天祖既以此二者而建人紀、垂訓萬世。夫君臣也、父子也、天倫之最大者。而至恩隆於內、大義明於外、忠孝立而天人之大道昭昭乎其著矣。忠以貴貴、孝以親親、億兆之能一心、上下之能相親、良有以也。若夫至教之存於不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其故何也。天祖在天、照臨下土、天

(二四)祭祀所以奉承天意、而政教所以奉行天意、祭政維一。

(二五)天人一貫。

(二六)祖先ノ事ト志トヲ繼述シテ天職ヲ修ムルヲ大孝ト謂フ。

(二七)秩ハ祭名。序ヲ以テ祭ルナリ。

(二八)大寶令、延喜式ニ見ユ。

(二九)國家唯一ノ大祀。令義解、神祇令云「凡天皇即位、惣祭天神地祇、散齋一月、致齋三日、凡一月齋爲大祀」古事類苑云「諸祭祀中ニアリテ大祀ト稱スルハ此ノ祭ニ限レリ」

(三〇)神代紀ニ「天照大神喜之日、是物者則顯見蒼生可食而活之也」

(三一)齋田ノ稻穂。神代紀ニ「以吾高天原所御齋庭之穗、亦當御於吾兒」

(三二)大ニ薦メル。兩殿ノ

孫盡誠敬於下、以報^(二四)天祖。祭政維一。所治之天職、所代之天工、無一非所以事^(二五)天祖者。尊祖臨民、既與^(二六)天一矣。故與^(二七)天同悠久、亦其勢之宜然也。故列聖之申^(二八)大孝也。秩^(二九)山陵、崇祀典、其所以盡誠敬者、禮制大備。而其報本尊^(三〇)祖之義、至大嘗而極矣。夫嘗者始嘗新穀、而饗於^(三一)天神也。古者專稱則曰^(三二)天祖、該群神則亦曰^(三三)天神。天祖得嘉穀之種、以爲可以生活蒼生。乃種之御田。又口含繭而始有養蠶之道。是爲萬民衣食之原。及傳天下。皇孫特授之以齋庭之穗、所以重民命而貴嘉穀者、亦可見也。故大嘗之

御供、各九札、山海ノ物備ラザルナシ。
 (三) 龜トナリ。悠紀ハ潔齋。主基ハ次ギ又ハ濯ギノ義ナリトイフ。
 (四) 延喜式ニ「拔穗使ニ各國各二人、其ノ一人ヲ稻實ト部ト號ケ、一人ヲ禰宜ト部ト號ケ」
 (五) 五穀ノ御供物。
 (六) 細目ノ絹、荒目ノ絹。古ハ絹布ヲ「タヘ」ト稱シ、栲又妙トモ書ス。
 (七) 潔齋ナリ。天皇三后東宮ニハ禊ト曰ヒ、其他ニハ被ト曰フ。
 (八) 今ハ徒跣ニアラズ、御襪御草鞋ヲ召サル。警蹕ハ先拂。
 (九) 古ハ日蔭蔓ヲ用フ。今ハ白絲又青絲ニテ組ミテ作り冠ノ笄ヨリ左右ニ垂ル。帛ノ御衣ハ表裏共白地無紋ノ帛ノ御袍ナリ。
 (一〇) 祝詞ヲ宣ブ。
 (一一) 神代ノ古事ヲ以テ萬壽ノ寶トナス詞。今ハ内

祭、烹熟新穀、以殷薦之。(三三) 大嘗之歲豫卜定悠紀主基國郡遺稻實及禰宜ト部、臨田拔穗、以爲供御飯、自餘爲黑(三三) 白酒、其飯則臨祭春而炊之。天皇親就嘗殿奉齋。其幣則繪服荒服。(三三) 盛而薦之。皆所以致其孝敬存其質而不忘其本也。 其幣則繪服荒服。 蓋太玉事於天祖。天日鷲爲之部屬、而造木綿。神武帝亦使其裔孫俱往阿波殖穀麻。而每大嘗、阿波齋部進荒妙服、其奉祖先職、皆以其子孫不失舊職也。(三七) 皆所以報本也。御禊所以致潔也。 天皇徒跣、不警蹕、敬之至也。日蔭鬘帛御衣、至敬無文也。當天祖傳位之日、使天兒屋出納。 帝命、天太玉供奉百事。兒屋之後爲中臣氏、太玉之後爲齊部氏。故祭之日、中臣奏天神之壽詞、齋部奉神璽之鏡劍。累世奕葉、必仍當初之儀、猶新受命於天祖也。(四〇) 天祖使兒屋太玉等五部神侍皇孫、建神籬以護衛皇孫。猶天上之儀。神武帝平天下、亦建神籬、令兒屋孫種子太玉孫天富奉鏡劍陳幣帛、而

開總理大臣壽詞ヲ紫宸殿前ニ奏ス。
 (四) 今ハ神璽侍從・劍侍從アリ、陛下ノ御前ヲ進ム。
 (三) 天兒屋命・太玉命・天鈿女命・石凝姥命・玉屋命ヲ五伴緒ト謂フ。
 (四) 天孫降臨章第二ノ一書ニ「手置帆貝神爲作笠者、彦狹知神爲作盾者、天目一箇神爲作金者、天日鷲神爲作木綿者、櫛明玉神爲作玉者」トアリ、第一ノ一書ニ「鏡作上祖石凝姥命」トアリ。
 (五) 奔走。詩、周頌、清廟ニ「駿奔走在廟」
 (六) 儀式三「御飯ノ稻ヲ舂キ畢ッテ伴造火ヲ鑽リ安曇宿禰火ヲ吹ク」又云ク「主殿官二人燭ヲ秉ッテ路ヲ照シ、車持朝臣菅蓋ヲ執ル」
 (七) 肅然ハ靜肅ノ貌、優然ハ彷彿トシテ姿ノ現ハルル貌。禮記、祭義篇ニ見ユ。

歷世所遵奉、莫非是儀也。及崇神帝祭。天祖於笠縫、以石凝姥嘗事。天祖而鑄鏡、目一箇爲作金者、故命齋部率二代之後模造鏡劍、以奉安殿內。踐祚日齋部所奉之物是也。其永存舊物、其他供凡百之具、亦莫非齋部之所掌。而至百執事者、亦皆世其職。奕世不墜、駿奔承事、毫無異於天祖傳祚之日。而君臣皆不得忘其初也。(四一) 太玉統領日鷲手置帆負彦狹知櫛明玉目一箇等、以奉事天祖。天富亦悉率諸氏之後造鏡及矛盾諸物。大嘗之日、日鷲手置帆負等之孫供奉諸物、如其先世之舊、而其細如伴之燧火安曇之吹火車持之執管蓋之類、亦莫非世其職也。 夫以天祖之遺體、而膺天祖之事、肅然優然、見當初儀容於今日、則君臣觀感洋洋乎如在。 天祖之左右、而羣臣之視天孫、亦猶視天祖。其情之發於自然者、豈得已哉。而羣臣也者、亦皆神明之胄、其先世

(四)胃、从肉由聲、後胤也。
(四九)集合。

(五)氏上ハ族人ヲ率キテ朝廷ニ事フ。天智天皇紀「命皇太弟宣增換冠位階名及氏上。民部家部等事」

(五)惻然、痛心ノ貌。惻然、愼畏ノ貌。

(五)中庸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五)孝ハ祖先ノ志業ヲ繼ギテ忠ヲ盡シ、忠ハ祖先ノ志ヲ繼ギテ孝ヲ盡ス。是ニ於テ忠即孝トナル。

事 天祖天孫、有功德於民、列在祀典。而宗子糾緝族人、以主其祭。
古者故家名族爲國造・縣主等者、各統其族人、而祭其先。若大巳之後爲三輪君、而世祭大巳貴思兼之後爲秩父國造、而世祭思兼之類。凡舊族莫不皆然。至天智帝定氏上、即大寶令所稱氏宗者、而亦因舊俗而潤飾之也。後世鄉里所祭之神、稱氏神、其土人稱氏子。蓋亦其遺俗也。

入以追孝其祖、出以供奉大祭、亦各以其祖先

之遺體、行祖先之事。
臣連伴造各領其所屬諸氏、皆不失舊職、前所舉齋部率諸齋部供奉之類、而諸國齋部者、即如日

驚之後爲粟國齋部之類是也、而亦莫不奉其舊職於祭祀之日也。
惻然、念乃祖乃父所以

敬事 皇祖天神者、豈忍忘其祖背其君哉。於是

乎孝敬之心、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繼志述事、雖千

百世、猶如一日。孝以移忠於君、忠以奉其先志、忠

孝出於一。教訓正俗、不言而化、祭以爲政、政以爲

教、教之與政、未嘗分爲二。故民唯知敬。天祖奉

天胤、所鄉一定、不見異物。是以民志一、而天人

合矣。此 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 祖宗所以建

國開基之大體也。

夫萬物原於天、人本於祖、承體於父祖、稟氣於天

地、故言苟及天地鬼神、雖愚夫愚婦、不能無悚動

於其心。而政教禁令、一出於奉天報祖之義、則民

心安得不一乎。人者天地之心、心專則氣壯。故億

兆一心則天地之心專、而其氣以壯。其氣壯、則人

所以稟元氣者得其全。天下之人、生而皆稟全氣、

(一)尙書、泰誓上云「惟天地萬物父母」我ガ神代紀ニハ陰陽ニ尊萬物ヲ造化シ給フ。天ト曰ヘバ地ヲ兼ヌ。
(二)天地八百萬神。
(三)悚ハ畏ナリ。
(四)尙書、泰誓上云「惟人萬物之靈」ト。天地ノ心ヲ體スルモノハ人ナリ。
(五)孟子、公孫丑上「志壹則動氣」禮記、祭義ニ「氣也者神之盛也」

(六) 天人一如。
 (七) 上天祖ヲ念ヒ下ハ天祖ニ敬順セシ父祖ノ志ヲ繼グ。
 (八) 易、觀卦ノ象傳。盥トハ祭ニ方リ、手ヲ盥ニテ洗ヒ將ニ招神セントスル時。不薦ハ未ダ供物ヲ薦メザル時、手ヲ洗ヒテ鬱鬯ノ酒ヲ酌ミ地ニ注ギテ神ヲ求メル時ガ最モ誠意ノコモレル緊張セル場面ナリ。人之ヲ見テ感化ヲ受ク。
 (九) 陰陽不測ノ道。
 (一〇) 易、觀卦、象傳ノ語。
 (一一) 觀卦ノ象。風ガ地上ヲ渡ル時ハ徧ク庶物ニ及ブ、人君此ノ象ヲ觀テ四方ヲ巡視シ民ノ風俗ヲ見テ教化ヲ布ク。
 (一二) 琢磨。
 (一三) 天ノ覆ヒ包ミ地ノ持チ載セル總テノ物。
 (一四) 郊ハ天ノ祭、社ハ土ノ祭、禘嘗ハ宗廟ノ祭。
 (一五) 詩、大雅、文王篇云「無レ念爾祖、聿脩厥德」。

則國之風氣賴以厚。是謂天人之合也。是以民不忘古、而其俗淳厚、能報其本、反其始、久而不變。
 觀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又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者上觀於下、下觀於上、上下交相觀也。學記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而風有命令之象、其行地上、善撓萬物、去來無方、莫凝而不散。莫密而不入。有教學之象、而其所以教之道、則天之神道也。天之道陰陽不測、而生物不貳、故四時不忒、不貳者、孚也。不忒亦孚也。爲有孚、顒若之象、覆轡持載、川流敦化、命從上入而下順之者、天之神道而下觀而化也。天地之間、莫誠於鬼神、而人神相感、在盥未薦之間、最爲至。天下之誠、莫以尙焉。故中庸論誠、亦先言鬼神之德、而及於舜與武王。周公之孝、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遂言修祖廟、以至於郊社禘嘗、乃曰、治國如示諸掌。孝經首章引大雅念祖之詩、而論其聖人之孝、亦以周公郊祀及明堂之祀爲大。其意亦可見也。陰陽合而生物、精者爲人、其體即父母之遺、其氣即天地之精、同體一氣、交相感應、故鬼神之神、體物不遺、洋洋如在左右。入神至誠之相感、固自然之符也。聖人因以設教、郊社禘嘗、以事帝祀、先而報本、反始之義、盡矣。祀文王、則歌對越在天、朝會則歌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用此以化導萬邦、而民畏敬尊奉之、視王者猶視天。王者之德、被兆民、而兆民一志、同崇奉之、亦其至誠之自然相感者、而後嗣王所以報本反始者、如此其孝敬之心、達於上下、下觀而化之、出則事其上、入則事其先、惻然悚然、愛敬之心、發於中、不能自己。故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神道設教之効也。蓋堯舜之帥民、必本天慎祀、故堯之

(一六) 聖治章第九。
 (一七) 詩、周頌、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一八) 禮記、禮運「於也」。
 (一九) 諸侯ガ朝廷ニ會集スル時ハ大雅文王ノ篇ヲ歌フ。
 (二〇) 曾子、名ハ參、孔子ノ弟子、孝ヲ以テ聞ユ。論語、學而篇ニ見ユ。
 (二一) 堯典云「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二二) 論語、堯曰篇云「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二三) 尙書、皋陶謨云「天工人其代之」。
 (二四) 夏王啓ガ有扈氏ヲ征スル時甘誓ヲ作ッテ曰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夫用勳、絕其命」。
 (二五) 五行ハ民ノ生活資料、水火木金土、三正ハ夏殷周三代ノ曆。
 (二六) 湯誓。
 (二七) 尙書、盤庚、股ノ十七代ノ王、都ヲ殷ニ遷スノ時、臣下ヲ戒シムル語、

政始於曆象授時、而其授受之間、皆以天之曆數爲言。陳謨則曰、天工人其代之、啓之征伐、則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行天之罰。湯之伐桀、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盤庚之遷都、則曰、逆續乃命于天。殷人諫紂、則曰、天監下民。曰、天棄我。武王伐紂、則曰、天視聽自我。民曰、自絕于天。曰、恭行天之罰。箕子陳洪範、則曰、天陰騭下民。周公自禱、則曰、有丕子責于天。成王大誥、則曰、予造天、役封康叔、則曰、宅天命。曰、畏天、顯營新邑、則曰、稽天。曰、天之基命、定命、告多士、則曰、天命、無違、戒成王、則曰、寅畏天命。告召公、則曰、天棗忱、天命不易。告多方、則曰、圖天之命、立政、則曰、顧俊、尊上帝、顧命、則曰、無壞命。作刑、則曰、作天。牧命、晉侯、則曰、上帝集命。尙書每篇、莫非所以奉天者、如是也。舜受終、則類禋望、徇狩、則柴望、歸、則用特於藝祖。陳謨、則曰、祖考來格、治水土、則九山刊旅、盤庚遷都、則曰、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諫紂、則曰、天胤典祀。舊以胤爲句、今改以祀爲句、微子、則曰、攘竊神祇之犧牲。伐紂、則曰、謂祭無益。曰、昏棄肆祀、弗答。洪範、則曰、三曰祀。自禱、則曰、能事鬼神。誥康叔、則曰、祀茲酒。營新邑、則曰、用牲于郊、社稱殷禮、記功宗、禋于文、武。告多士、則曰、明德恤祀。告召公、則曰、殷禮陟配天。告多方、則曰、寅念于祀。曰、典神天、顧命、則受之廟。尙書篇篇、無非所以慎祀者、如是也。故論語篇末、敘堯舜禹之授受、則言天之曆數、湯伐桀、則曰、簡在帝心。周之所重、民食、喪祭、亦皆奉天慎祀也。故禮記曰、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古者所以使民敬鬼神、奉祭祀者、亦可見矣。蓋神州之與漢土、風氣素同、而昔也國造、伴造、世承、祖業、而不墜其祀、中也王族、廷臣、緝合宗族、以保

盤庚三篇アリ、此語ハ中篇ニ見ユ。
 (二六)天監下民ハ高宗彤日ノ文、祖己高宗ニ訓ユル語。天棄我ハ西伯戡黎ニアリ、祖尹紂ヲ諫ムル語。
 (二七)尙書、泰誓ノ中ト下ニ見ユ。
 (二八)箕子、箕ハ國名、子ハ子爵、紂王ノ叔父。紂滅ビテ周ノ武王、箕子ニ天道ヲ問フ、箕子洪範ヲ述ベテ對フ。
 (二九)天ハ人民ヲ陰カニ助ク。
 (三〇)尙書、金縢ノ篇、丕子ハ元子。
 (三一)成王ハ武王ノ子。大誥ハ尙書ノ篇名。
 (三二)尙書、康誥。
 (三三)以上尙書ヲ引イテ聖賢ノ天ヲ敬スルヲ證ス。
 (三四)皆祭ノ名。
 (三五)一頭ノ羊ヲ以テ父ノ廟ヲ祀ル。
 (三六)尙書、益稷ニアル夔ノ語。祖先ノ靈來リ至ル。
 (三七)旅ハ山ヲ祭ルノ名。

其爵位。下及近古、武夫猛將猶能重總領、以管轄家衆。夫既自重血屬、孰敢不敬天胤。故舉一世皆知天位之不可犯。逆順既明、則大逆者固世之所不與、將無容於天地。亦惡得鳩聚醜類、以逞其姦也。故雖國步之時、或有艱難、而天胤之尊自若也。上之則乘輿或播遷、而未嘗有一人敢朶頤神器。下之則陪臣世擅天下之權、而亦不敢篡其主位。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遺風餘烈之猶在人者如此、則天日之胤、與天壤終始而不易者、蓋有以致之而然也。

(三八)盤庚上篇。
 (三九)西伯戡黎ノ文。
 (四〇)微子ハ紂王ノ庶兄、今微子之命アリ。
 (四一)泰誓。
 (四二)牧誓。
 (四三)金縢。
 (四四)康誥。
 (四五)洛誥。
 (四六)多クノ美士。尙書ノ篇名。
 (四七)君爽。
 (四八)尙書ノ篇名。
 (四九)尙書ノ篇名。
 (五〇)以上尙書ヲ引イテ祀ヲ大切ニスルヲ證ス。
 (五一)堯曰篇。
 (五二)支那ノ禮ノ記録ヲ集メタル書。元、小戴禮記ト曰フ。此ノ語月令篇ニ見ユ。
 (五三)日支兩國ノ思想系統ノ類似セルヲ論及シタリ。
 (五四)國體擁護ハ家族制度ノ確立ヨリス。
 (五五)衆類ヲ集聚ス。醜ハ衆。
 (五六)易、頤卦、初九云「觀我朵頤、凶」本義云「朵

夫 神聖之建國也、如此其固矣。流澤也如此其遠矣。然則善政之所施、聲教之所暨、其果無弊乎。凡天下之事不能無弊、固其常理。今夫天下之弊、指不遑屈。然槩論之、其大端有二。曰時勢之變也。邪說之害也。欲矯枉舉廢、二端者得不審詳之乎。何謂時勢之變。昔者天祖肇基天業、愛養蒼生、定天邑君、以綏撫之。選勇武以經略下土、而民知奉戴。天朝矣。然天造艸昧、四方未底平、土豪邑傑、所在割據、歷數世而未相統一。大祖神武天皇、既定天下、封建國造、俾司牧人神、舊族世家、悉

頤欲食之貌」
 (一) 陪臣ハ北條氏。
 (二) 聲教ハ名教、即チ教化。
 (三) 時勢ノ變化ノ爲起リシ弊害。
 (四) 危險思想ノ害。
 (五) 神代紀云、「定」天邑君、即以其稻種、始殖于天狹田及長田」
 (六) 經津主神・武甕槌神ノ如シ。
 (七) 萬物草創ノ際ハ世應闇昧ナリ。神武紀云「運屬」鴻荒、時鍾草昧」
 (八) 神武天皇二年、以椎根津彥爲「倭國造」、弟彥根爲「猛田縣主」、弟磯城爲「磯城縣主」、創根爲「葛城國造」。
 (九) 孟子、盡心下篇。
 (十) 天官家宰。六典ハ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
 (十一) 周禮六官。天官家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
 (十二) 四道將軍ヲ派遣ス。不庭ハ朝貢セザルノ徒。古、朝貢スレバ禮ヲ庭中

維之以名位、而土地人民悉歸於朝廷、天下大治。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周官天官首掌六典、治邦國者於政事無所不統也。地官首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者、土地人民無所不統也。一官經紀四時之官、而春秋二官所掌多典禮、政刑之事也。夏官制軍者、用人民也。冬官司空、土者治土地也。孟子以土地人民與政事並稱者、其旨甚深、而古者重土地、人民、其意亦可見矣。
 及歷世既久、紀綱漸弛、或有背叛。崇神天皇
 四征不庭、大敷政教、校人民課調役、益封國造、以鎮撫遐陬。拮据經營、歷數朝不衰、皇化日洽、土疆日廣。而土皆天子之地。人皆天子之民。民志一而天下又大治。爾後習安無事、廟堂無遠大之慮。大臣弄權、經營私門。時歷朝所置、既有官家及標代民。而臣連伴造國造、各置私田、畜私民、土地

ニ行フ。
 (一) 崇神天皇紀云「十二年九月始校人民、更科調役、此謂男之弭調、女之タナエノミツギ、手末調也」
 (二) 遐ハ遠、陬ハ邊、拮据經營ハ忙シク働キテ天下ヲ治ムルナリ。
 (三) 上古御料ノ田ハ田部ノ民ヲ置キテ作ラシム、之レヲ官家ト謂フ。標代民ハ御名代ノ民ナリ。上古天皇・皇后・皇子等ノ名ヲ後世ニ傳フル爲、御名ヲ負ハセタル私領ノ民。
 (四) 儲闈ハ皇太子。儲ハ世嗣、闈ハ宮中ノ小門、東宮也。中大兄皇子孝德、齊明二帝ニ太子タルコト十七年。此ノ開大化改新ヲ行フ。
 (五) 權門及社寺ノ私有地。莊ハ田舎。田舎之宅可植桑麻、故謂之莊園。玉葉集ニ「抑我朝ハ莊園ニ依ツテ滅亡セル者也」
 (六) 源賴朝、國ニ守護、莊園ニ地頭ヲ置キ、己ハ

人民漸分裂、各異所趨向。至中宗天智天皇、既誅謬亂賊、在儲闈輔政、革除舊弊、而布新制。因其封建之勢、而一變之、以國司統治國郡、而遂成郡縣之制。除私地私民、盡歸之朝廷、天下無一非王土與王臣者。而天下又大治。及數世之後、藤氏專權、公卿大夫、僭奢成風、爭置莊園、以私土地。人民弓馬家又依附權勢、割郡連邑、以爲己有。所在驅良民、以爲奴隸。天下之地、龜分瓜裂、而割據之勢成矣。及源賴朝爲天下總追捕使、則舉土地人民、盡歸之鎌倉。鎌倉室町之爲將軍、雖時有盛衰

天下總追捕使トナリ之ヲ
統ア。是レニ因テ全國自
ラ頼朝ニ歸ス。

(一八)跡ヲ繼グ。武ハ歩ナ
リ。

(一九)靡ハ糜ニテ粥。米ノ
煮トロケテ正體亂レタル
ヲ糜爛トイフ。

(二〇)消ハ水ニ溶ケル、鏝
ハ火ニ熔ケル。

(二一)應永八年五月、義滿
遣使於明曰、日本國准
三后源道義上書大明皇
帝陛下。翌月明使來朝。書
曰、日本國王源道義。而
其死也、謚曰恭獻王。

治亂之不同、而槩皆據土地人民之權、動逆朝
命、不能恭順。而舊姓豪族、亦各擁土地人民、以相
爭奪、弱肉強食、亂賊接武、天下鼎沸、萬姓靡爛。而
民各異所適從、雖勇鬪力戰、能爲其主死、而名義
之不明、其忠非忠、其孝非孝、忠孝之教、日以消鑠。
至如足利義滿、則屈膝稱臣於明、內爲王臣、而稱
臣於外、非人臣之節矣。而天下無之、怪也。身操天
下之權、而稱臣於異邦、使異邦視天朝如藩臣。
虧國體也甚矣。而天下無之、怪也。名節墜地、而君
臣之義廢矣。民俗日趨薄惡、而遺報本反始之義。

(二二)令義解云「非五等之
親、不得養爲子」春秋哀
公六年莒人滅鄆。穀梁云
「家存血脈絕、故曰滅」山
崎闇齋派ニ養子非認論アリ。

(二三)薙髮染衣ノ徒、僧尼。

(二四)彝ハ常、倫ハ人道、
人ノ常道。

(二五)瓜ノ如ク蕃殖ス。
詩、大雅、縣云「縣縣瓜瓞」
傳云「瓜、瓞也。瓞、子瓜
也」供億ハ満足ナル仕給。

知家督之可利、而不知血胤之可重。或養異姓子、
以爲己子。他人可以爲父子、則父子可以爲他人。
夫誰復知天倫之不可易。其甚者、則雖皇子皇孫、
悉爲薙染之流、使天胤不絕如綫。而天下無之、
怪也。彝倫以斁、而父子之恩廢矣。

皇子不宜爲緇徒、熊澤
伯繼、新井君美論之極

詳矣。然議者或患歲月之久、瓜瓞蕃衍、供億難給。而君美辨之曰、天地間自有大算數消
息、盈虛非智力之所及、當論其義之當否也。了介曰、宜令諸國設學校、以皇子及公卿子
弟爲之師長、則天胤之不億、可有以處之。二子所論極是矣。且古制皇子爲親王、親王子
孫爲諸王、五世之後賜姓列爲庶臣、則何患其難供給乎。如其詳則臣將別有所論述焉。

土地人民之不得統於一、政教不可以施。其極忠
孝俱廢、而天人之道委地矣。然而一亂一治、天
下之常勢也。故天既厭喪亂、英傑竝作。豐臣氏起

(三〇) 正保二年(一三〇五)十一月朝廷宮號ヲ賜ヒ日光廟ヲ東照宮ト曰フ。正志齋ハ徳川ノ陪臣、故ニ尊シテ徳川將軍ノ名ヲ言ハズ。

(三一) 子孫ノ謀。

(三二) 國持大名ヲ國主トイヒ、一城ノ主ヲ城主トイフ。

(三三) 家康ハ慶長九年ニ、秀忠・家光ハ寛永三年ニ、家光ハ寛永十一年ニ京都ニ朝ス。其後ハ事有ル毎ニ使者ヲ遣スノミ。

(三四) 仁ハ恩ナリ、義ハ威ナリ。民恩ヲ忘レテ威ヲ懼ル。故ニ幕府權ヲ專ラニスルヲ得。

匹夫平定禍亂、以關白號令天下、統土地人民於一、以翼戴帝室。東照宮踵興、專以忠孝立基、遂成二百年太平之業。孫謀既貽、遵守不墜、以時帥天下國主、城主、朝于京師。天皇褒賞、授官賜爵。當此之時也、天下之土地人民、其治歸於一、海內一塗、皆仰天朝之仁、而服幕府之義。天下之勢、可謂治矣。然昇平既久、則倦怠隨生。天下有土之君、生則逸、兇荒無備、而莫之恤。姦民橫行、而莫之禁。戎狄伺邊、而莫之虞。棄土地人民也。天下士民、唯利是計、不肯盡忠竭慮、以謀國家、怠傲放肆、以

(三) 汝ノ祖ヲ辱シム。

(三) 凡庸政治家ノ一時ノ安ヲ彌縫スルヤ民衆ノ躍動ヲ恐ル。

(三) 上陸跳梁。史記始皇紀正義云「嶺南之人、移處山陸、其性强梁、故曰陸梁」。

(三) 高ク拱手シテ正シク視ル。

(三) 文政八年(一八二五)二月幕府發外船打攘令、此歲正志齋著新論。

(三) 神武天皇國造縣主ヲ置キ給ヒシヲ謂フ。

乃祖遺君親也。上下交遺棄、土地人民何以統一焉。而國體其何以維持也。夫英雄之鼓舞天下、唯恐民之不動。庸人之糊塗一時、唯恐民之或動。故務粉飾昇平、使虜陸梁眼前、猶稱爲漁商。上下相蒙蔽、適足以玩寇畜禍。而高拱端睨、糊塗自智、將相率自趣不測之淵、亦可憫也。苟稍存心性智識者、誰不吞聲而竊嘆之乎。今幕府斷然明令天下、見虜必摧之、公然與天下同仇之。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攘臂欲趨令。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今天下有封建之勢者、固太祖

(七)天照大神ノ神勅ニ基
ヅク。

(三)天下ヲ引キ包ム。易、
繫辭上ニ「範圍天地之
化而不過」正義「範圍模
範、圍謂「周圍」

(九)願慮。

○以下危險思想ノ害ヲ述
ブ。

之所以制治也。東照宮以忠孝立基者、天祖之
所以垂彝訓也。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立
之規制、原於神聖所以經綸天下之意、經土地
制人民、正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範圍天下、以爲
一身、豈甚難爲哉。此乃千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
機也。臣是以欲審弊之宜革者、不得不眷眷於時
勢之變也。
何謂邪說之害。昔者神聖既以神道設教、所以
緝收人心者、專出於一、因有成規焉。而事天祀祖
之意、傳之後世、民知報本反始之義矣。大祖奉

(一)大和紀伊ノ諸賊ヲ討
チ給フヤ、屢々祝饗ヲ設
ケテ神祇ヲ祀リ給フ。禮
ハ祭名、誠意ヲ以テ神ヲ
享スルノ謂ナリ。
(二)四年春二月齋壇ヲ鳥
見山ノ中ニ立テ皇祖天神
ヲ祭リ以テ大孝ヲ申ベ給
フ。
(三)祭祀ノ典例ヲ天下ニ
示ス。崇神天皇五年ニハ
天照大神ヲ倭ノ笠縫邑ニ
祭リ、七年ニハ大物主大
神・大國魂神・八十萬群神
ヲ祭リ、仍テ天社・國社・
及ビ神地・神戶ヲ定メ給
フ。
(四)應神天皇十五年百濟
ヨリ王仁來リ論語十卷千
字文一卷ヲ獻ズ。孔子ハ
周代ノ聖人、經典ヲ集大
成ス。
(五)孔子ノ教ハ天地自然
ノ理法ニ本ヅキ人性ノ本
然ニ因テ設ケタル者ナ
リ。
(六)郊ハ上帝ヲ祭リ、社
ハ土ヲ祭リ、禘嘗ハ宗廟
ヲ祭ル。

天神以討不順、所至明禋、遂立靈時、祭皇祖天
神、以申大孝。崇神天皇崇重神祇、敬事天祖、
班祀典天下、報本反始之義、達於天下。天下仰
朝廷如天神、以孝事君、同心一志、共輸其忠、風
俗以惇矣。至應神天皇朝、得周人經籍、行之天
下。其書言堯舜周孔之道、其國隣神州、風氣相
類、其教本於天命、人心明忠孝、而以事帝祀先、與
天祖之彝訓大同。
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
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其如示諸掌乎。蓋治國示掌者、郊社禘嘗、而其禮與
義、則曰事帝祀先是也。亦與神聖立教之意合矣。若能因而益修、明
祖宗政教、久而不倦、則其功烈將有不可勝言

(七) 天祖ノ教ノ外ニ別ニ一端ヲ立ツルモノ。
 (八) 男曰巫、女曰覡。韋昭曰「巫覡見鬼者」ミコ、カンナギ。
 (九) 佛法。
 (一〇) 固陋ノ儒者、阿世ノ學者。

(一) 達ハ偏シ。

(二) 故家舊族トハ四神道家ヲ謂フ。曰ク白川、曰ク吉田、曰ク土御門、曰ク藤波、皆家説ヲ墨守シ其流、陰陽、巫覡、加持、祈禱ヲ行ヒ糊口ノ資トス。
 (三) 糝ハ雜米也。上古蒙昧ノ世、神人ノ別、判然セザルコト各國皆然リ。
 (四) 儒佛ノ説ヲカスメ盜ミ五行説ニ附會ス。

者焉。而異端邪說相踵而作、有巫覡之流、有浮屠之法、有陋儒俗學、有西荒耶蘇之說、及他所以淆化傷俗者、不勝枚舉也。夫祖宗之秩祀典、所以與天下共事天祀先、其義達天下、莫有彼此。而故家舊族、或因襲家説、陋習未盡除、偏方下州、或私奉淫祠、知祈福徼幸、而不知事天祀先之義。世之守陋好奇者、付會以怪妄迂僻之說、民神雜糝、遂爲巫覡之流。至後世、或剽竊儒佛、緣飾其言、以爲糊口之資、則其所事神者、既非祖宗所以報本反始之意。雖忠臣孝子、亦或無所適而致其孝敬。

(五) 物部尾輿、中臣鎌子奏曰、我國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爲事。

(六) 私心ヲ以テ親シムナリ。

(七) 渙ハ散ナリ。

(八) 玄蕃寮ナリ。治部省ノ一寮、佛寺・僧侶・齋會及ビ蕃人・客館等ノ事ヲ掌ル。

(九) 聖武天皇天平十三年(四〇一)詔諸國立國分寺及國分尼寺、爲天下安穩之祈禱所。

民志於是乎岐焉。佛法之入中國、朝議謂國家有祀典、不宜拜蕃神、而逆臣馬子私奉之、與皇子厩戸等黨比、興造伽藍。自是僧徒日衆、爭鼓其說、民志於是乎離渙矣。大寶之制、列神祇於大政之上、隸僧尼於玄蕃、可謂知國體。然猶不免於分祭政爲二者、當時人情世態、既非如往日之純一也。而及聖武孝謙之朝、則佛事益盛、朝政廷議、無非所以奉佛者。遂置國分寺諸道、與國府竝立、以布其法國郡、使佛事與政一。上之所好、用以爲政、爲之下者、孰不爭趨之。是以天下靡然、唯蕃神

(三〇)大日本史、佛事志云「及僧行基之出、創言神佛同體之意、最澄・空海亦傳會、以本地垂迹之說、曰、佛本地也、神垂迹也」佛敎圖彙ニハ國常立尊ハ釋迦。天照大神ハ大日如來。武甕槌命ハ十一面觀音ナリ、トイフ。

(三一)後白河ハ白河ノ誤。山法師ハ比叡山ノ僧。平家物語ニ「賀茂川の水、雙六の賽、山法師、是れぞ我が御心に叶はぬ物と白河院も仰せなりけるとかや」

(三二)眞宗ノ御文章ノ中ニ云フ「彌陀如來一佛ヲフカクタノミタテマツリテ、自餘ノ諸善萬行ニ心ナカケズ、又諸神諸菩薩ニ於テ今生ノイノリヲノミナセル心チウシナヒ、云云」

(三三)永享二年(二〇九〇)本願寺運如ハ加賀ノ守護富樫政親ガ高田派ニ屬スルヲ以テ「守護ハ我が法敵

是敬及本地之說作、而赫赫神明、冒以佛名、誣天欺人、舉吾民所瞻仰者、悉爲胡神之分支末屬、變神明之邦、以爲身毒之國、駟中原之赤子、以爲西戎之徒屬。內既自夷、國體安存也。故以後白河上皇之尊、而嘆山法師之難制。時勢亦可見也。至一向專念之說作、則雖名祠大社在祀典者、不許瞻禮之、以遏絕報本反始之心、而專奉胡神。民是以知有西戎、而不知有中原、知有僧尼、而不知有君父。及其叛亂、則指仗義討賊者、以爲法敵、乃至於使一時忠烈之士、挽弓揮戈而反仇君父。

忠孝之廢、民志之散、可謂極矣。

令云、凡僧尼上觀玄象、假說災祥、語及國家、妖惑百姓、并

ナリ」トテ之ヲ攻メ殺セリ。

(三四)天象。

(三五)合義解ニ「厭符ノ類」トアリ。

(三六)注ニ阿曲朋黨トアリ。

(三七)義解ニ俗人ノ下ニ「付其經像」ノ四字アリ。

(三八)興販者、賤買貴賣。出息者、貨物生子也。

(三九)以下論「陋儒俗學之弊」。

(四〇)詩文家。

習讀兵書、殺人奸盜、及詐稱得聖道、竝付官司科罪、別立道場、聚衆教化、妄說罪福、官司知而不禁、止者、依律科罪。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術療病者、飲酒醉亂、及與人鬪打者、皆還俗。將三寶物、餉遺官人、若合稱朋黨、擾亂徒衆、作音樂博戲者、服用綾羅錦綺者、僧房停婦女、尼房停男夫者、阿黨朋扇、浪舉無德者、使俗人歷門教化者、皆苦使有日數。凡僧尼不得私畜園宅財物、及興販出息、凡如是之類、其所以設禁防、以使保身體免罪戾者、不一而足。如能使僧尼謹守律令、從佛家之法、則樹下石上、樂以沒齒亦可也。但其不奉邦憲、是以夫聖賢教人、莫非所以修己治人之道。其害至此而已。

近世陋儒俗學、不達大體、任意談說、其如牽強經義、而競新術博考者、如舐毫鬪詞、以鈞名要利之流、紛紛擾擾、固無足言焉。而或昧於名義、稱明清爲華夏中國、以汗辱國體。或逐時狗勢、亂名遺義、視天朝如寓公、上傷列聖之化、下害幕府之義。

(三一)諸侯ノ國ヲ失ヒテ他國ニ寄寓スルヲ寓公ト曰フ。

(三)漢書刑法志注「毛舉、謂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
 (四)性與「天道」之說、性與「天道」者孔子所「希言」、而宋儒繁說焉。
 (五)論語、陽貨篇「鄉原德之賊也」朱注「原與「愿」同。蓋同「流合」汗以媚於世者」

(三)奇矯邪辟。裘者衣不正也。
 (四)當時ノ「ジエシユイツト教徒」ハ目的ハ手段ヲ神聖ニスト稱シ、盛ニ布教ニ依ツテ他國ヲ侵略セリ。

或毛舉細故、唯貨利是談、自稱爲經濟之學。或脩飾邊幅、口談性命、言似高妙、行似惇謹、其實則鄉原、忘國安危、而不達時務。凡此皆非忠、非孝、而非堯舜孔子之所謂道者也。故祖宗之訓、亂於巫覡、變於佛、微於陋儒、俗學、左右言說、滅裂民心、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者、則漠然置之於度外。天人之大道、果惡乎在也。然往往亂民聽者、其極不過爲境內奇衰之民耳。至西荒戎虜、則各國奉邪蘇之法、以吞併諸國、所至焚燬祠宇、誣罔人民、以侵奪其國土。其志非盡臣人之君、役人之民、則不慊

(三)菜頤、食欲食物也。前ニ出ツ。

(三)焦類ハ嘯類ナリ。嘯ハ食也。生類ト云フニ同ジ。

(三)元)人種ヲ變更スル。

(四)内ノ主トハ忠孝一本ノ信念ナリ。此ノ信念アレバ異物ニ惑ハサルコトナシ。

也。及其益猖獗、既傾覆呂宋瓜哇、遂朶頤神州。嘗煽動西邊、欲以所以加呂宋瓜哇者、而加之神州。其邪說之所以亂民聽者、豈特爲境內奇衰民而止哉。幸而明君賢佐、洞察其姦、誅鋤夷滅、無復焦類邪頑之徒、不得易種。中土者、二百年於此、使民免於妖夷之煽惑、其爲德澤也大矣。然神聖之大道未明、民心未有主、而內之奇衰、猶尙依然也。其所適從者、非巫覡浮屠、則陋儒俗學也。譬如劇疾新除、元氣未復、善後之計未設者、其內無主、外易遷於異物。而近時又有一蘭學者、其學

(四) 開嚙リノ徒。口ニ味
 フコトナク、耳ニ聞キテ
 食味ヲ云云スル如キ人。
 (四) 外國風ニ日本ヲ變更
 セント欲ス。

(四) 皿虫爲蠱、亦惑也。

(四) 外國人ノ風俗。
 (四) 易、坤卦、初六「履霜
 堅氷至」本義「其象如履
 霜則知堅氷之將至也」
 (四) 蠱ハ蠱ナリ、又惑ナ
 リ。

(四) 嗷嗷ハ衆聲ノ嘈雜ス
 ルナリ。

(四) 淫ハ邪ナリ。比ハ阿
 黨。

本出譯官、不過讀阿蘭字、以解其語耳。本無害於
 世者。而耳食之徒、謬聽西夷誇張之說、盛稱揚之、
 或至於有著書上梓、欲以夷變夏者。及他珍玩奇
 藥、所以奪目蕩心者、其流弊亦至於使人反欣慕
 夷俗。異日使狡夷乘之、以蠱惑愚民、則其復變
 於狗羯羶裘之俗、孰得禁之。履霜堅氷、漸不可長。
 其所以爲廣害深蠹者、可不熟察而豫爲之防哉。
 今夷虜包藏禍心、日窺伺邊陲、而邪說之害稔於
 內、百端無窮如此。養夷狄於中國、天下嗷嗷、民
 有淫朋、人有比德、舉而大觀之、果爲中國耶、明

清耶、將身毒耶、抑西洋耶。國之爲體、其何如也。夫
 四體不具、不可以爲人。國而無體、何以爲國也。而
 論者方言富國強兵、守邊之要務。今虜乘民心之
 無主、陰誘邊民、暗移之心。民心一移、則未戰而天
 下既爲夷虜之有。所謂富強者、既非我有、而適足
 以借賊兵、齎盜糧耳。勞心竭慮、富強其國、一旦舉
 以資寇賊、亦可惜也。苟稍辨事體者、誰不扼腕切
 齒共憤之乎。今幕府斷然明令天下、嚴禁邊民接
 濟、不使黠虜得肆煽惑吾民。而令布一日、天下無
 智愚、莫不知黠虜狡謀詭計、可惡可醜。天下人心

(四) 荀子、大略篇ノ語。
 賊軍ニ兵器ヲ借シ竊盜ニ
 糧食ヲ贈ルガ如シ。

(五) 外人ト交際シ薪水ヲ
 給シ、之ヲ救済ス。

(五) 報本反始忠孝一致ノ念ナリ。

(五) 刀劍ヲ作ルニ水ヲ以テ冷スヲ淬ト曰ヒ、砥ニカケテ磨クヲ礪トイフ。桓譚新論「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銛、利也。」

(五) 鼓舞スルナリ。夔箒ハフイゴ、夔ハ楨、箒ハ内管。

(五) 文ハ形式、義ハ主旨。

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今去古雖遠、而所仰之至尊、則儼然。天祖之正胤也。所治之蒼生、則依然。天祖所愛育之裔孫也。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設之教條、原於神聖所以淬礪天下之意、事天祖先報本反始、因以正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橐籥萬民、以爲一心、豈甚難爲哉。此乃千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之所由生、不得不眷眷於邪說之害也。夫英雄通變神化、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爲之事。而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者、天人之大道。其文可變、其義不可易。

則神聖所以經緯天地、使億兆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意、雖今日亦無不可復行者焉。今時勢之變也、邪說之害也、雖天下不勝其弊、而欲更張作新之、顧所以處之方何如耳。

國體中

天朝以武建國、詰戎方行、由來遠矣。弧矢之利、戈矛之用、既見於神代。寶劍與居三器之一、故號曰細戈千足之國。天祖授中州於天孫、使押日帥來目兵從行。太祖征戰、亦專以來目爲折衝。

(一) 詰戎、軍事ヲ治メル。尙書、立政ニ「其克詰爾戎兵」注「詰、治也」方行ハ四方ヲ行ク。
(二) 弧ハ木弓。神代紀ニ「天鹿兒弓・天鹿兒矢・天鹿兒矛・天羽羽矢・天瓊矛・平國矛等見ユ。」
(三) 精巧ノ武器ノ充足セル國。但兼良ノ說。
(四) 押日命ハ天忍日命ナ

リ。神代紀「大伴連遠祖天忍日命、帥來目部遠祖天穗津大來目云云」

(六) 崇神天皇ノ皇長子。男ノ弓弭ノ調。山野ノ獲物ヲ貢ケナリ。

(八) 慶尙南道ノ晉州・金海地方。神功皇后征韓後内官家ヲ置キ、更ニ日本府ヲ置ク。

(九) 天智天皇ノ時、阿曇比羅夫大敗シ、欽明天皇廿三年新羅ニ亡ボサル。

之用、遂平定中土。又置物部、與來目相參、以衛宮城鎮國土。崇神天皇遣將軍於四道、討平不庭、使皇子豐城命治東國、而令民農隙射獵、以貢其物、以從征役。規制一立、歷朝遵奉。土疆日以廣、東斥蝦夷、西清筑紫、遂平三韓、建府任那、以控制之。治強之實、於是乎見矣。至仁德朝、海內無事、兵革不試。履仲安康而後、漸趨乎衰弱、歷十餘世、而任那失守、三韓不朝。中宗中興、憤皇化之不振、躬臨行營、經略任那、而終不能克。然當時事東略、大攘斥蝦夷、建府於後方羊蹄、

今西蝦夷地、有止利別山、蓋古後方羊蹄

(一〇) 今ノ松花江ウスリ、江黑龍江邊ニ住シタル通古斯民族ノ地。齊明天皇ノ四年、六年阿倍比羅夫之ヲ征ス。

(二) 滿洲松花江附近ニ在リシ通古斯族ノ粟末靺鞨ノ會長大祚榮、文武天皇ノ頃建テタル國。聖武天皇ノ時使ヲ遣シ方物ヲ獻ジ以後二百年交通ス。

(三) 桓武天皇ノ延暦二十年(一〇四六)坂上田村麿、嵯峨天皇ノ弘仁間文屋綿麿ニヨリ討平セラル。子孫ノ遵守スベキ謀。

(四) 祈年祭祝詞云「皇神見露坐四方國者、天能壁立極、國能退立限、青雲能靄極、白雲能墜坐向伏限、狹國者廣久峻國者平久遠國者八十綱打挂引寄如事云云」

地嘗聞此山中本有徑路、蝦夷恒往來之。百餘年前、蝦夷叛亂、自是禁蝦夷不得由是路、遂廢。蓋是地險要、叛虜易依阻、以爲變。故禁往來。而古者建府於此、亦據險要以制夷也。遂以征肅慎。其事則雖在齊明天皇世、而蓋

中宗在儲宮、佐英略、而餘威所震、渤海亦遣使貢獻。治強之實復見矣。爾後百餘年、雖世道漸汗、而迨桓武、嵯峨期、遂平陸奧賊、蝦夷屏跡海外、則猶未以爲衰弱也。夫攘除寇賊、開拓土宇者、天祖之所以貽孫謀、而天孫之所以繼述天祖也。故祭皇太神祝詞有稱「神明之所照臨、窮天極地、狹者俾廣、險者俾平、遠者如以八十綱牽之。是所以禱皇化之日被四表、而天朝建國尙武

(五) 人民ト神社。

(六) 軍團ノ制ハ唐制ニ倣ヒシモノ。軍防令ニ凡軍團大毅領一千人。

(七) 日本外史、平氏敘論云「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ト。蓋光仁天皇ノ寶龜三年ノコトナリ。
(八) 世襲ノ諸侯ヲ立テテ國ヲ治ムル制度。
(九) 垂仁天皇廿七年弓矢刀ヲ諸社ニ納メ、三十九年劍一千口ヲ作り石上神宮ニ納ム。

之意亦可見也。然事逐時變革者、天下之常勢。而如兵制、其變不一。古者用來目物部之兵、而參以民兵、國造縣主、亦各有兵、以保民社。國家立制之初、大約如之。而一變爲軍團、再變爲募兵。於是乎、兵皆世業、號爲弓馬之家。而兵農之分、始起於此矣。及天下爲戰國、而英雄割據、遂成封建之勢、兵制亦隨而變。此其大略也。兵制屢變矣、如論其大勢、則亦其變者三。古者藏兵器於神社、每征戰必禮祭神祇。是雖天子不敢以自專、而必受命於天神也。是以民志一、而其力不分、是天神之

(一〇) 鼎ノ沸ケガ如シ。戰亂ヲイフ。

(一一) 北條早雲ノ如シ。

(一二) 土着。土地ヲ有シ其所ニ生活スル者。

(一三) 平素ハ治メテ必要時ニ動員スル。

(一四) 天地ノカアル命令ヲ光揚シ、神明ノ事業ヲ實現スルヤウ鼓舞獎勵セバ、功勳ノ盛ナルコト言フニ勝ヘサルモノアラシ。

兵也。及身毒法入中國、而民志遂分、其敬戴天神也不專。而其所以受命於天之意不明。兵專爲人事、一變也。源賴朝而後、鎌倉室町、相繼而管轄天下兵馬、再變也。自古兵皆地着、及四海鼎沸、而豪傑離其土、客遊四方、禍亂既平、天下之兵、各聚處都城。而土無兵、兵無土、三變也。此三者、非特其制有變革、而勢之大變者也。夫兵地着、而天皇受命於天、是天地人合爲一也。苟能因而立之、規制、訓練、講習、戢而時動、以光天地之威令、鼓鬼神之功用、則功烈之盛、可勝言乎。而大勢一變、人不

(二五) 或ハ上杉氏ニ事ヘ、或ハ武田氏ニ臣タリ。

(二六) 遠キ田舎、邊僻ノ地。

(二七) 弘安四年(一九四)元寇ノ役。
(二八) 文祿元年(一五九二)征韓ノ役。

奉天、天人懸隔、莫由以一億兆之心焉。鎌倉、室町之統、兵權也、豪族大姓、據有國郡、及其末年、東滅西起、交相攻伐、天下兵士、各異所趨向、海內瓦解、而兵力益分、但其所可恃者、兵猶未離地也。夫兵之地着、譬之地中有水、雖遐陬僻壤、而無所之而非兵者、寸土尺地、莫不有守也。故朝廷雖衰乎、天下雖亂乎、而天下之勢、猶未失其爲強。是以能却胡元之賊船、拔朝鮮之國都、兵威之震海外、猶尙如此也。豐臣氏患天下之太強、舉有土之君、盡處之大阪、或役之土木、或用之戰伐、俾之不得一

(二九) 本ハ徳川氏、末ハ諸侯。

(三〇) 金ハ鐘、鼓ハ太鼓。志氣ヲ鼓舞スル樂器。

(三一) 不慮ノ患。易、萃卦「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日養強於其國。東照宮之興、其務亦在強本而弱末。令武士各聚處都城、俾之不得一日養強於其邑、俾庶民耳不聞金鼓、目不見干戈。於是乎、兵寡民愚、天下始弱。而一時人豪、屏息聽命。英算偉略、所以獨運天下者、其效可謂速矣。夫天下之事、有斯利必有斯害。弱之弊必至於不振。然當時有弱勢而無弱形者何也。東照宮之立基、專以節義磨礪士衆、士有進死、而無退生。兵之所加、雖大衆勁敵、莫敢當其鋒。天下既平、麾下將士、皆重名節、尙勇武、而世未忘干戈、知備不虞。故天下雖弱、而通

(三) 暴利。

(三) 僭越、奢侈。

(四) 生活ニ苦慮ス。

(五) 孟子、梁惠王上「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六) 進ミテ伐チ止ツテ整頓ス。

邑大都、武士所聚處、則亦未見其爲弱也。夫既盡天下膏血、以養武士、武士所聚、貨財亦聚焉。貨財所聚、商賈亦聚焉。商賈趁時好、逐花利、珍恠奇異、莫不備。所以使猛將勇士、忘戰伐、樂升平者、雖固宜如是、而至其流弊、則僭奢成風、觸情從欲、不知禮義。故富而無教、則驕淫蕩佚、無所不至。是以富溢生貧、貧與弱相依。貧而奢則慮營生、慮營生則顧貨財。顧貨財則見利忘義。是以上下交征利、無復廉恥。國無廉恥、則天下無生氣。而弱形見矣。進退疾徐、步伐止齊、因敵轉化、相地制變、臨陣之用

(三七) 網ニテ鳥ヲ捕リ、又ハ魚釣リス。
(三八) 劍術、槍術。

(三九) 孫子、計篇「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死生ハ死地・生地。
弘道館述義ニ東湖論ジテ曰ク「士大夫恬不經意、帶史職者、不過簿書期會、任武者、不過更番宿直、至於子弟遊伴、則絕無一事。其消遣之具、麴藥粉黛、群居終日、好行小慧、習與性成、泯然相卒爲小人」ト下。當時ノ士風想見スベシ。
(四〇) 非ハ薄。
(四一) 農夫ノ色、天日ニ曝サレタル黔首。
(四二) 形ハ美ニ、動作ハ利巧。
(四三) 輕薄、不實、偷モ薄。

也。武夫不出城市、所論則婦女酒食、俳優雜劇、種樹插花、羅鳥釣魚之事。習擊刺者、不過以爲私鬪之用。學弓銃者、不過充演場之具。調馬徒以供儀容、甲冑槍槊、以爲觀美、衣糧器械、不辨其所以適用。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不知其爲何物。武夫以筋力爲用、馳驅跳騰、輕險阻、冒風雪、菲衣惡食、忍飢渴、固武夫之事也。故兵家選兵、鄉野老實、有土作之色者爲第一。而城市游滑、形動伶便者、其所切忌也。武夫與市人並長、風習偷薄、以靡麗相尙、飲醇茹鮮、身體豐滿、手足軟弱、可以周旋筵席間、

(四)美酒ヲ飲ミ、鮮魚ヲ食フ。

(四)市中ノ失業者ヲ雇ヒテ從者トナス。

(四)遠キ田舎、邊僻ノ地。

而未可以臨危險。堪艱苦。是兵家所切忌、而緩急不可用也。凡此皆非所以養兵之道。古人所謂所養非所用者、而弱態備矣。祿兵士者、素所以養從卒。而驕奢淫佚、自致困弊、不得有所養。約皆雇市井之間民、以充騶從。一旦有事、則厚祿之士、亦無異匹夫。而天下之兵幾何也。民既出過陪之稅、以養兵士、不可復點爲兵。而爲民亦畏懦自棄、不能或奮勵、不可以役之干戈、則通邑大都、世臣及公卒之外、天下無復有所謂兵者。而遐陬僻壤、將何兵以守之。今夫兵皆聚處都城、日學擊刺、就都城

(四)危シ危シト思ヒテ警戒スレバ、安固ニナルトイフ戒。易、否ノ九五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朱子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
(四)奢リ安ンズル。倍ハ安和ノ貌。
(四)志氣弱リ臆病ナリ。

中視之、則似衆似強。而自天下視之、地之有守者無幾。其爲寡弱也極矣。夫兵者所以守地、地者所以養兵、兵之與地不得相離。離則地空虛、而兵寡弱、是自然之勢也。故休養生息、爲日已久矣、戶口倍於古、而兵之寡如此其甚。其歸遂致本末共弱、則亦非東照宮所以立太平基之意也。世徒有治強之名、而居衰弱之實。包桑之戒、將焉得不思也。今俗日赴驕淫、諸侯僭奢、其心未必皆恭順。而其無背叛者、狃侈悖而苦貧弱也。細民怨咨、非無騷擾。而未至用兵者、志氣尪怯、而首唱者不知兵也。

(五)民間。閭閻共ニ里中ノ門。

(五)懷柔。

(五)露人ノ南進ヲ斥ス。
(五)詩、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此詩ハ周ノ凡伯ガ幽王ヲ刺ル者ナレバ周人ノ所嘆ト言フ。

(五四)文祿元年(二二五)秀吉征韓ノ師ヲ興ス。慶長二年(二二五七)再ビ征韓ノ軍ヲ出ス。

(一)大砲。砲礮同ジ。

姦民橫行閭閻異化之徒、充斥天下、禍端非不萌。而天下未動搖者、撫御務仁柔、事多姑息、未激之變也。夫既弱天下、而天下弱矣。愚黔首而黔首愚矣。弱且愚、則欲自動搖得乎。故天下所以無變者、可一言而盡。曰畏戰而已。歷代史傳所紀、有一語曰畏戰、則雖豎子知其爲弱國。舉堂堂用武之邦、反爲狼顧畏戰之俗、不亦可羞乎。任那之不守、渤海之不貢、亦既久矣。而如蝦夷諸島、亦日就蠶食。雖內地、而一水之外、直爲虜人巢窟。所謂先王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者、不獨周人所嘆也。

處日蹙之勢、而待日辟之虜、用畏戰之俗、以抗百戰之寇、惡得不寒心。論者徒見治強之跡、而忘衰弱之勢、頑然視猶文祿慶長之舊、何其惑也。今虜犬羊之性、雖不足與較長短、而其俗殘忍、日尋干戈、勢不得愚弱其民、以自立國。故闔國皆可籍爲兵。又徵役海外諸蠻、未可侮以爲寡也。各國戰爭、民習於兵、未可侮以爲弱也。用妖教以誘其民、民心皆一、足以戰矣。巨艦大礮、固其長技、足以嚇人矣。由是每雄視海上、逞其吞噬、未可侮以爲愚也。而今欲應之、豈可徒恃自愚自弱之餘謀、安

○方ハ義ナリ、道ナリ。

○尾大掉ハザルノ患。左傳ニ楚ノ申包胥曰ク「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坐高枕、無所變通哉。愚民弱兵、雖爲治之奇策、而利之所在、弊亦隨之、不得不矯之。今幕府之議、既決、擯虜、則轉寡爲衆、更弱爲強、其勢之不可得已者也。夫以節義磨礪士衆、必倣倣東照宮當日之意、所以強本也。使邦君得養強於國、士大夫養強於邑、兵有土、土有兵、所以強末也。本末共強、兵甲既衆、天下之民、有勇知方、義氣溢海內、用海內全力、以興膺懲之師、使醜虜屏跡竄形、不敢近邊、庶幾不忝國體矣。或曰、使末養強、恐生尾大之患。臣謂、英雄之用、天下相時弛張。雖解脫羈絆、縱其所

○兇ハ惡、頑ハ固、桀驚ハ無道暴戻。

欲爲、而天下不敢動搖者、其襟胸恢廓、足處天下之變、紀綱振肅、足制以天下之死命也。今天下既知幕府英斷、感憤激勵、孰敢不俯伏奉命。於是大推赤心、與天下同其休戚、使天下得各自養其強、天下豈有不奔走趨令者哉。萬一有兇頑桀驚、恃強拒命者、則率天下忠義士、以征討之、可一指揮而定也。且夫所謂養強於國邑者、豈必盡革舊制、空都城而皆遣歸之之謂哉。前賢往往論兵宜土着、其見雖卓、而以郡縣之制、論封建之勢、有未可施行者。臣別有所見、今未具論焉。夫英雄之弛張

(五) 諸國ノ大名及ビ家老士卒。

(六) 參觀ノ多少。
(七) 貢物ノ輕重。貢即チ職ナリ。
(八) 夫役ヲ課スルカ、課セザルカ。

用捨、其捨所以用之、其弛所以張之也。今將與天下更張、而其所以使竭膏血於都城者、不得不小有所弛。弛於此而張於彼、捨於此而用於彼、有權衡而存焉。凡物不可以一日不用、不用則腐敗隨之。庶邦冢君及大夫士、宜使生生而不宜使腐敗。今乘擯虜之機、使各養其強、養強者、任之以事、用其強於今日、一時權宜、不必爲永制。而用強者、責之以功、輸其實於國。天下公器、不得蓄以爲私有也。如其弛張之機、用捨之權、則處之有方、發之有時。朝聘之疎數、去留之久近、職貢之輕重、征役之

(九) 一律ニハ論ズルヲ得ズ。

(一〇) 史記、項羽紀「吾聞先則制人、後則爲人所制」

(一一) 自由ニ操縱スル。詩、鄭風、大叔于田ノ傳ニ「駟馬曰聲、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一二) 史記、李斯傳ノ語。

(一三) 武力ヲ毎度使用スル。尋ハ重ネ用ユ、アタタム。
(一四) 濱松ハ徳川氏ノ居城。尾張ニ織田氏アリ、

施舍、不可執一而論。通其變、使民不倦、要在於投機會耳。不然則欲徒守舊轍、以把持天下。而濱海寡弱之卒、或一致敗衄、勢固不得不遣其君就國也。均遣之、不爲先自斷、至乎情見勢屈、然後不得已而遣之、適足以取侮天下。故曰、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今欲制御天下、縱送聲控、其機在斷與不斷。古人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況所行乃鬼神所祐乎。昔東照宮之尙武力、所以建基業、而愚弱天下、所以與天下休息、張而弛之者也。今外夷日尋干戈、事吞併、遞出竝至、以窺人邊境、其勢猶尾甲

甲斐ニ武田氏アリ、相模ニ北條氏アリ。

(一五)尺取り蟲ノ屈ムハヤガテ伸ビシガ爲ナリ。易、繫辭下傳ノ語。
(一六)今之所用ハ休息、所捨ハ尙武。

(一七)異方ノ國、絶遠ノ地。

相之隣濱松。固非得休息之時、則將安得弛而不張哉。故所以建基業之意、可必法、而愚弱之跡、不可必泥。時變之易見者也。尺蠖之屈、以求信。故弛者將以有所張。捨者將以有所用。捨今之所用、而用所捨、弛今之所張、而張所弛、略末節而急先務、去虛文而責實效、以張古之所張、而用古之所用、行之存於其人。夫東照宮之興也、濱松之強、鳴於天下。今將以天下爲濱松、而鳴於殊方絕域、則亦足以奉東照宮磨勵士衆之遺意焉。於是乎立政明教、兵必受命於天神、天人爲一、億兆同心、

(一八)遺謀。
(一九)志ヲ繼ギ事ヲ述ブルハ大孝ノ精神。

(二〇)神代紀ニ「天照大神以天狹田長田爲御田」又云「方織神衣居齋服殿」

(二一)震ハ東方ナリ。易、說卦ニ「帝出乎震、……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本義ニ「帝者天之主宰」
(二二)木火土金水ノ五行ヲ

觀光揚烈、宣國威海外、攘除夷狄、開拓土宇、則天祖之貽謀、天孫之繼述、深意所存者、實於是乎在焉。

國體下

天祖丕重民命、肇開蒼生衣食之原。御田之稻、機殿之繭、遂遍滿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是固天祖仁澤之所暨、而土亦宜於穀也。夫神州位東方、向朝陽。帝出於震、於五行爲木、所以宜穀。四時則爲春、所以生養萬物。而元元之民、固非如飲

方向ニ當ツレバ、東ハ木、南ハ火、中央ハ土、西ハ金、北ハ水トナル。四季ニテイハバ東ハ春、色ニテハ青。故ニ東宮ヲ春宮・青闈トモ曰フ。
 (四) 肉食ノ民。

(五) 天祖ノ命ジテ民ノ食トナシタマフノ意ヲ畏敬ス。

血茹^{クラフ}毛之俗、則自古號稱瑞穗之國、不亦宜乎。古者天子受嘉穀於天神、以生養民物。天神授齋庭穗於皇孫、皇孫用以饗於天神、其說粗見上篇。其富也者、即因天地之富也。至後世則天下之富、稍稍分散、一轉而移於武人、又轉而歸於市人、而天下所以受其弊者、不勝枚舉。請試竟其說。古者大嘗之祭、與天下共其誠敬。新穀已熟、必用以報於天神、然後與天下嘗之。而天下皆知所食之粟、即是天神所頒之種也。於是乎畏天命而盡地力、人心與天地一、而同受其富、所以與天地無間也。然創業之世、治化猶未洽、而朝

(六) 私田ヲ營ム。

(七) 孝德紀二年、改新ノ詔ニ曰ク「昔、天皇等ノ立テ給ヒシ子代ノ民、處處ノ屯倉、及ビ別ニ伴造・國造・村首ノ所有、部曲ノ民、處處ノ田莊ヲ罷メ食封ヲ賜フ」ト。
 (八) 物品及ビ作事ノ交換。
 (九) 教化ノ異ル人、主ニ佛教徒。

(一〇) 浮華無用ノ民ヲ養フ。

(一一) 文治元年(八四五)額朝國司ニ守護ヲ置キ莊園ニ地頭ヲ置ク。守護地頭ハ幕府ノ私人ナリ。

政時有盛衰。人或自私其富。天智天皇革除積弊、令天下廢私地私儲、與天下同其富。至大寶而制度大備矣。古者百事簡易、四民勤動、其所以營求者、不過通功易事、生之甚廣、而用途甚狹。及朝廷漸尚奢靡、而貶國家之用、以供婦女玩好。異化之徒橫肆、而傾天下之財、以造堂宇、糜天下之穀、以食浮冗。藤氏專權、而權勢之家、營私儲畜私人、莊園遍天下、其出正稅、以供王事者無幾也。而權勢私人、所謂守護地頭者、又私儲財穀、富厚累世、據有國郡、而天下之富、遂移於武人焉。然兵也者、

(一) 人民下神社。

(二) 急忙ノ貌。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三) 伴廻リ、走使ヒ。

(四) 美食。古ハ梁ハ美穀、肉ハ上流社會ノ食物ナリキ。

(五) 傳奕ハ唐ノ武德中ノ大史令トナリ、七年(二八四)排佛ノ上書ヲナス。

(六) 武宗ハ唐ノ十五代ノ君。事ハ會昌五年(二五〇五)ニ在リ。

(七) 提提ハ道場、蘭若ハ阿蘭若ノ略ニテ私ノ寺院。

(八) 高キ屋根。

所以鎮民社、天下武士、各養私卒、亦未爲冗食。故

古者天下雖亂、而未甚苦於貧也。今天下治平、而

上下皇皇、唯貧是患者何也。理天下之財、不得其

道也。夫武人離土、其勢不得多養卒。故雇閒民於

市井、以充騶從、供工役、閒民充斥都城、緩急不可

用。坐飽梁肉、其爲冗也大矣。天下佛寺、殆五十萬、

通計僧尼及奴隸、不知其幾百萬。

唐傳奕上書高祖言令僧尼匹配、即十餘萬戶

云云。武宗廢佛寺。其上都及東都留二寺、節鎮各留一寺、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提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據之則唐國土地之大、而其佛寺之多、不及神州十分之一。然時人尙以爲夥、則神州佛寺亦可謂盛也。

工商之徒、仰閒民及僧徒、以白衣食者、亦爲不尠。

矣。乞丐之類、世其業。以抱子長孫者、天下不知幾

何。博徒橫行閭閻、又不知其幾何。假巫鑿卜筮、以

誑民要財者、不知幾何。俳優雜劇、又不知幾何。其

冗亦甚矣。而天下所以銷耗米穀者、若酒餅餌麪

之類、已不可枚舉。米穀雜糞都會、四方運輸、火災

所燬、波濤所沒、亦不勝枚舉。其所以妨農功者、若

茶、蔗、若紅、茜、蔗、梨之屬、亦不可勝數。夫浮食之民、

如彼其衆、糜米穀妨農功、如此其夥。而年穀亦不

甚豐穰。然天下常困於多穀、粒米狼戾、而天下困

於貧者、亦可異也。夫天下之米穀、未嘗多也。而如

(一〇) 村里。

(一一) 巫覡及ヒ醫者。鑿ハ醫ニ同ジ。

(一二) 餌ハ粉餅。禮ニ「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麪ハ麪類。

(一三) 茶、茜。

(一四) 豐富。穰ハ稠茂。

(一五) 狼藉ニ同ジ。孟子、滕文公ニ「樂歲粒米狼戾」

甚多者、其勢使之然耳。凡物散而藏之各所、其數雖多、未有見甚多。聚而陳之一所、雖寡亦猶多。是自然之勢也。故藏一石米於家、未足以爲多。萬家而鬻之、陳萬石於市、未嘗不視以爲夥。而武士聚處都城、盡終歲之俸、以奉口腹、悅婦女、不得繕甲兵、養徒卒。故米穀不藏於家、舉而鬻之市。農民困乏而奢惰、亦舉歲收而鬻之。所鬻愈多、則米價愈賤。賤則其鬻不得不多。鬻之愈多、而得直不益於舊、是以民流亡而地有餘。地有餘而租賦不減。其稅其鬻、雖傾一家之產、猶且不足。故鬻之日多、而

(二六)奢リ且怠ル。

天下之穀日耗、天下之穀日耗、而都會之穀日盈。見都會之盈、則天下之虛可知也。且夫都會亦不能多儲無用之穀。故雖都會之穀、亦不過以食都會人、而稍有餘已。其實不甚多也。凡盈縮之數、其實不甚相遠、而其勢有如相霄壤者。譬之啖而飽者、既充腹矣、而稍多一分、則如甚有餘、未及飽矣。而少一分、則如大不足。是其過不及之爲、差眇少耳。然取其不足者、比之有餘者、盈虛之相去、如大相懸者勢也。故曰、天下之穀未嘗多、而都會之穀亦未甚多也。今夫天下患米穀之賤、而貨幣之乏。

(二七)天地ト云フガ如シ。說文「雨寬爲霽」

(二八)一着ノ衣服也。裘ハ皮衣。

非米穀乃賤也、非貨幣乃乏也、而百物之甚貴也。設使斗米價銀五錢、而一衣裘亦五錢、則斗米可以易一衣裘、今雖木綿之裘、而非鬻六七斗、則不能償其直、是衣裘之貴、而非穀之賤也。穀也者、取以充腹而已、銷之有限、百物者、競新鬪奇、愈出愈無窮、乃至一婦首飾、而當中農一家之產、以銷之有限者、而逐愈出無窮者、百物之所以皆貴、而米穀之所以獨賤也。貨幣者、所以權輕重、物多則物輕、而金重、金重則其數雖寡、亦不乏於用、故古者貨幣甚寡、而天下不甚患貧、慶長以來、產金極多

(二九)家康ハ貨幣鑄造ノ爲全國ノ金銀鑛山ヲ多ク直

轄トナシ、佐渡・石見・伊豆ヨリ盛ニ金銀ヲ採掘シタリ。佐渡金山ハ慶長六年(三六)直轄トナリ、八年ニハ産額ニ三千兩ナリシガ元和ノ末ニハ四萬五六千兩ニ達シタリトイフ。慶長六年大判・小判・丁銀ヲ鑄造シ、元祿・正徳・享保等ニ數回改鑄セリ。(三〇)通貨膨脹スレバ物價ハ騰貴スルヲ例トス。

造幣亦夥、貨幣多則輕、輕則百物隨重、商工生活所用之物既重、則必貴其所造作貿易者、以償衣食之費、故百物愈重、而貨幣愈輕、愈輕則雖多亦猶乏也。西夷亦謂自西洋通東方諸國所謂亞墨利加者以來、歲歲交易所獲金之累、然獲利既厚、雖知不能絕、是戎狄之智、亦猶知多金之爲累、今在中國、反未之知可乎。凡天下之物有偏重、則其不輕者亦猶輕、故百物之偏重、而貨幣之偏輕、百物之偏貴、而米穀之偏賤、是其勢之尤易見者也、而武士聚處都會、終歲所用、雖一毫不得、不資於市、以愈賤之穀、易愈輕之金、以愈輕之金、償愈貴之物、其費固不給、而其所養之陪卒、亦皆習

(三)大ナル姦智ノ人。

(三)米穀取引。糶ハ入米、糶ハ出米。
(三)番頭、商人。

奢侈不可養以薄俸。罷陪卒而歲買奴隸。俚語所謂年季者是也。奴隸亦奢亦不得多畜之。故臨時備之市井。市井亦奢。雇錢日貴亦患其難給。而其居家冗費。妻妾之奉。玩好之用。日厚一日。終歲之入。不償所出。就富人而乞貸。習以成俗。雖有邦有土。亦莫不仰給富民。豪姦大猾。操貨利之權。愚弄王公股掌之上。於是乎天下之富。遂歸於市人矣。夫米穀也者。帝王之所甚重。雖天子之尊。必報祭天神。然後敢用之。所以受之天以養民者。固宜如是矣。今舉天下糶糶之權。一委之賈豎。王公大人。俯伏聽

(四)大切ニスル。
(五)貿易。

命。不得有所問。天下民命。專係市人之手。兇荒無備。兵行無糧。海內空虛。而不爲怪。拱手環視。徒患米穀多。何其惑也。天祖之重民命也。遺澤所及。傳至今日。今其所食之粟。即天祖之所頒之種也。而世不知重嗇之。方且患海內虛耗之未極。甚者或至欲舉而與蠻夷市。必棄之海外。而後已。生而在於瑞穗之國。而不知瑞穗之爲重。投卑犬羊。而以爲得計。豈臣民所以報天祖之心哉。夫海內之穀。宜藏海內。而不當棄之海外。理之易知者也。今五畿七道。其田無慮二千五百萬石。通上農

（三）論語、子路篇、「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レ如レ老農。」トアルト同一筆法。

下農、大約受田家十石、則爲農二百五十萬家。一家儲糧、於見今所藏之外、更藏一石米、爲米二百五十萬石。今大阪終歲所糴糶、大率不過二百萬石。天明初、大阪商賈記其所糴糶之數、從寶曆癸未、至安永庚子、所載糴糶之數、大約二百萬石以內也。而其見在大阪、寡者三四十萬石、多者亦不過百萬石。然商賈事、未知其詳。問之商賈可也。其他都會地、亦可推知也。而天下所糴、歲減二百五十萬石、且邦君及大夫士、亦各有所儲畜、則欲穀之不貴、可得乎。穀貴則民不多鬻、而其用可給、鬻之益寡、則都會之地、不至甚狼戾。天下適患穀之不多耳。輸穀愈寡、而天下之穀愈多者、盈虛之勢乃然也。天下之穀愈多、而人不困者、

散而藏之民間也。故欲藏穀者、海內自有其所、何必棄之海外、而後見天下之不困乎。今欲使民藏之、其措置之方、制度之宜、固不一而足。苟能知穀之宜藏海內、然後舉而行之、措置制度之所以適事機者、可得而施也。穀有所藏、而民不困、則民有恆心。民有恆心、然後可以使之畏天命、盡地力、因天地之富、而同受天祖之賜也。

（一）長久不變ノ計畫。

長計、英雄之舉事、必先大觀天下、通視萬世、而立一定

(三) 事ノ艱難。

(三) 手段ハ萬種ニテモ目的ハ一。塗ハ途ナリ。易、繫辭下「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四) 度量ノ廣大。三國志、周瑜傳「性度恢廓」

不易之長策。規模先定於內、然後外應無窮之變。是以變生而不愕、事乖而不困、雖百折千挫、而終歸於成功者、其所由雖萬塗、而其所趨始終一歸、而未嘗有間斷也。昔者神聖之所以攘斥夷狄、開拓土宇者、莫不由此道。故中國常有一定之略、以制禦夷狄、有不拔之業、以宣布皇化。而夷狄者、時大時小、一叛一服、遂以歸於版圖。彼無大計遠圖、以自立基業、而固不能以抗於中國之據長策者也。夫善經略天下者、志氣恢廓、必先觀於大勢焉。而地形人情、兵謀戰略、了然如指掌。然後

(五) 軍旗。析羽爲旌、雜帛爲旆。

(六) 崇神天皇紀「夢有二貴人、自稱大物主神、曰、若以吾兒大田田根子、令祭吾者、則立平矣。亦有海外之國、自當歸伏」

(七) 野蠻ノ民。
(八) 海外ノ國モ整フ。詩、商頌、長發「海外有截」
云「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措置計畫、次第而施之、天下形勢、固我握中之物也。太祖之定中州、兵未發、先知其地形、足以恢弘天業。而所以經略天下者、固既了然。規畫先定、然後動。是以旌旆所向、束手聽命也。崇神天皇有志、欲宣揚國威、光被海外。天皇夢 神告曰、海外之國、亦當歸化。天皇是夢、蓋亦有偶然者也。時近畿猶有未平定者、未及勦絕之、既制天下爲四道、以經營四方。蓋有見於其大勢也。是以近者先平、遠者踵來、遂成中興之業也。從茲而後、列聖相承、據基業、以服荒俗、土疆日廣、海外有截。降及元正朝、亦嘗遣使、使韎鞮、觀省風土、亦猶未

(九)元正天皇養老四年、諸君鞍男等六人ヲ遣ス。蘇我ハ朝鮮北部ヨリ滿洲ニ居リシ種族ノ國。

(一〇)養氏和氏ニ命ジテ四方ノ邊ニ居ラシム。

(一一)洛邑、今ノ河南洛陽、當時此地ヲ天下ノ中心トナセリ。

(一二)特牲ヲ以テ天ヲ郊ニ祭ル。

(一三)地圖ト戸籍。蕭何先ヅ之ヲ收ム。

(一四)紙、糠及レ米ハ支那ノ産。糠ヲ紙メ盡シテ米マデ食フ。

忘遠略也。養老中遣度島津輕津司諸君鞍男神聖觀於大勢、以經略天下。規模宏遠、奕世遵奉、餘烈猶存者如此、則神聖志氣可蓋者、亦可見也。唐堯之開基業、先命羲和居四方極遠之地、而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既經

緯天地、極其遠大、然後舜禹諸臣之功、次第而施之、非先審其大勢、則不能也。周禮天官、首以六典、總制邦國、官府萬民、天覆之也。地官、首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地載之也。周公之營洛邑、初至其地、用牲于郊者、最先於百事、所以天覆萬姓者、最宜先也。漢祖入秦、先收圖籍、遂得以審地形、而覽項籍之勢、所以觀於大勢、而決進取之策者、宜急也。

後屬中國多故、而遠人不至、廟堂無遠大之略、土疆日蹙、而神聖所以經營天下之意、熄矣。至若近世、則夷狄強梁、亦有見於大勢、挾素定之略、以逞其吞噬、三百餘年、傲然敢舐糠於神州、欲倒用神聖所以御夷狄之略、反以謀中國、未畫

(一五)外國ノ異人種。陸梁ハ上陸シテ跳梁ス。

一定之策、朝野之論、一是一非、不免於因循苟且、以為姑息慮。以赫赫神明之邦、而坐使腥羶異類、陸梁我邊陲、可亦不羞乎。夫君師億兆、其氣足蓋世、胸臆足容四海、從容處天下之事、而有餘者、制人者也。所見不過目前利害者、事多出於思慮之外、不能運天下於胸中、制於人者也。海外之事、目之所未嘗見、故黠虜得以吾思慮所未及者、而侮弄之、亦不足怪也。今夫欲決一定之策、宜觀天下大勢、以審察彼此之虛實也。四海萬國形勢、臣粗言之、今既觀於其大勢、則宜以八洲為城、滄海

(一六)君師ハ人君。朱子大學序「天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

(一七)當時ニ在リテハ其見識拔群。

(一八)實情、唐書ニ「謀虛實」

(一九)我國ハ主、外國ハ客。彼我ノ勢力ヲ審カニシテ我國ガ外國ヲ操縦スル權ヲ握ル。

(二〇)糧食運搬。

(二一)敵ノ糧ニ因テ我兵ヲ養フ。孫子、作戰篇ニ「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二二)同謀攻篇「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二三)同篇「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二四)法ハ孫子兵法。謀攻篇又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注ニ「以十敵一則圍之」

爲池、因天下全形、以爲戰守之略也。欲察彼此之虛實、則宜審主客之勢、以制操縱之權也。夫虜萬里而窺人者客也。我內自守者主也。然虜每出於長策、從容制人者、變客爲主也。彼客而無饋糧之勞者、或漁或商、活用因糧之術也。無破車罷馬之費者、乘巨艦駕長風也。其能坐使我民罷於奔命者、則不戰而屈人之兵之謀。而以夷教誘我民者、則全國爲上之策也。且法曰、十則圍之。今虜絕海而來、縱令彼大舉奄至、其勢未至圍我。而我八面受敵、不免如在圍中者、彼專而我分也。我沿海無

(二五)孫子、虛實篇「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

(二六)同篇又曰「敵不我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二七)攻ムルハ即チ守ルノ要領。

不備、故分而爲十。虜獨往獨來、恣其所欲爲、知戰地、知戰日、每在彼之掌握。故彼專而爲一、時分一兩船、往返海上、亦能得騷擾我民。如是者、其孰實孰虛、不待智者而知之也。今誠欲去虛就實、則莫若乖其所之也。欲乖其所之、莫若使虜備我也。夫攻守一而已。古人有言、攻者守之機。我有攻之勢、則虜必備我、而權在於我也。今若守備已脩、乘機而截虜外洋、則虜雖欲驚動邊境、而豈敢分少船寡卒、而公然睥睨海上哉。彼若羣處衆行、不敢分、則亦不能東西出沒以擾人、而我所備者約矣。彼

(二六)我儘勝手ニ振舞フ心。恣睢ハ怒リ視ル、不忌ハ無遠慮。

(二九)孫子、九地篇「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三〇)九地篇ノ語。

(三一)我ヨリスレバ散地、敵ヨリスレバ輕地。

(三二)敵ノ計畫ノ裏ヲ搦キ盟國ヲ攻撃シ、形勢ヲ阻格スル計略ヲ施ス。

又久聚一處、則不能漁商以收其利。其勢亦不能常常停泊如今日。彼無恃以爲術、而恣睢無忌之心沮焉。且我居內地以待敵者散地。而虜入未深者輕地也。法曰、散地吾將一其志。今能決一定之策、使民知所向、以一吾衆心、而擊其居散地者、破之不甚難。何憚而不講所以摧折之術也。且夫所謂攻之勢者、亦豈必頓兵覆軍、以爭其城邑、而後乃謂之攻哉。要我自爲不可勝、以求敵之可勝而已。誠能恢廓志氣、而觀於大勢、外以伐謀、伐交、設形格勢禁之略、內以大脩守禦之備、兵力足以制

(三三)外國人ヲ同化スル。

(三四)東ノ日本ヨリ漸進シテ西方ニ光被ス。

(三五)今ノ北海道。山丹ハ今ノ沿海州一帶ノ地。

(三六)急所ヲ打チ油斷ヲ衝キ機會ヲ觀テ之ニ乗ズ。航ハ咽喉。相ハ見ル。史記、孫子傳「批航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

(三七)勝ツベキ可能性ニ應ジテ之ヲ挫ク。

(三八)種種ノ方策。塗ハ途、轍ハ車ノ通りタル跡。

虜政教足以變夷、彼其伺邊乎。奪擊殲滅、以揚威萬里。若其歸順乎、東漸西被、以弘化四裔。而使蝦夷諸島、山丹諸胡、相踵內屬。日斥夷狄、拓土宇、所以爲不可勝、雖未戰、隱然必有足攻其心者焉。而後批航擣虛、相機乘之、如從天而下、所以應乎其可勝、則虜不得不備我、而變客爲主之術窮矣。是所謂乖其所之者、而變實爲虛、轉虛爲實。如此則神聖所以御夷狄之略、彼不得倒用、而彼所以擾我之術、我將倒用之。然後操縱之權、自我制之。廟謨既定、上下同心、千塗萬轍、必由是道而不變。

(三九) 徳川家光ノ諡號。
(四〇) オランダ商船。

於是乎我所以御夷狄者、即神聖之所以御夷狄、內有一定之略、而外無可乘之虛。雖使黠虜千羣窺我、將何以得陸梁我邊陲也。(三九) 大猷公嘗遣譯官島野兼了者於天竺、兼了乘荷蘭

(一) 漸次ニ磨礪シ蓄積スル。

(二) 鼓舞。

夫我有一定之略、以御夷狄、既足以一民志矣。今若欲益振起而固結之、有可感激奮勵、効力於一時者、有可漸磨積累、期成於久遠者、効功於一時者、投機應變、在主將能否。期成於久遠者、非達觀長視千萬世、而立不拔之業、宣布皇化、則不能爲也。是故慶賞威罰、所以鼓動一時、而典禮教化、所

(三) 孟子、盡心上篇、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四) 物ノ法則、人ノ常道。

(五) 惟神ノ道。

(六) 神武天皇紀、戊午ノ條ニ云フ、天皇曰、今我是日神子孫、而向日征虜、此道天道也。不若退還示弱、禮祭神祇、背負日神之威、隨影歷躡。

以綱紀永世也。故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畏之者一時之威、愛之者永世之固。故又曰、善教得民心也。夫善維持萬世者、念慮永遠、必先立其大經焉、而天命人心、物則民彝、瞭然如觀火、然後教訓化導、循序而施之、萬世之典常、固我胸中之事也。昔者天祖以神道設教、明忠孝以立人紀。其所以維持萬世者、固既瞭然。始於太古、而垂於無窮。天孫奉承、以弘皇化、莫非天祖設教之遺意。太祖征戰、每仗神威、以成武功。太祖之平中土、先禮祭神戰其如提師、靈劍及以頭八咫鳥爲嚮導等事、皆奉天神之教者、而祭天神地祇於丹生川上、勅道臣祭高皇產靈尊之類、莫不皆仗神威也。及定中

(七) 又云「武甕雷神」登謂高倉下曰、予劍號曰「師靈」今當置汝庫裏、宜取而獻之天孫。師靈ハ利劍ノ義。又云「夜夢、天照大神謂于天皇曰、朕今遣頭八咫鳥、宜以爲嚮導者。果有頭八咫鳥、自空翔降」
 (八) 丹生川ハ吉野川ノ支流、吉野山ニ發シ五條町ノ邊ニテ吉野川ニ入ル。
 (九) 靈時ハ齋場。四年二月ノ事也。鳥見ハ奈良縣磯城郡城島村字外山ノ地トイフ。
 (一〇) 今ノ磯城郡多木大字新村ノ地ナリトイフ。
 (一一) 孟子、萬章上ニ見ユ。
 (一二) 孝經、聖治章「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一三) 大物主神ハ大國主神ノ和魂。倭國魂ハ大和國ヲ鎮メシ神。崇神天皇七

州立靈時於鳥見報祭 皇祖天神以申大孝。初
 長髓彦得瑞而遂克之故號其地爲瑞邑即鳥見也則其立時於此蓋有以也 崇神天皇即位之初人
 或有背叛時方襲上古風祭 天祖於殿內、天
 皇敬畏不自安乃移而奉安神器於笠縫。顯然祭
 於外使天下有所瞻仰其所以敬事尊奉之意與
 天下共之而天下皆知尊 天祖以敬 朝廷。
 祭於殿內者可以盡誠敬於內而未可以明所尊敬之義於天下。天皇乃祭之於外、公然與天下共敬事之誠敬之意著於天下、不言而喻焉。夫以一身而盡誠敬、猶可以感神明況萃天下之誠敬以奉一神乎。古人云、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亦可以譬是義。故周人嚴親之至、亦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爲大。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與其九州共敬事之不獨享之廟中而 祭大物主倭國魂、因土人所敬尊、秩其止蓋亦是意也。
 大物主 神始平

年大田田根子ヲシテ大物主神ヲ、長尾市ヲシテ倭國魂ヲ祭ラシム。大田田根子ハ大物主神ノ子孫、長尾市ハ倭國造珍彦ノ裔。
 (四) 禮記、祭法篇ニ見ユ。社ハ土神、土ハ五穀ヲ生ズ、故ニ其神ヲ祀リ、農ニ功アル人ヲ配享ス。大社ハ王門ノ西ニ在ツテ全國ノ土ヲ祀リ、王社ハ藉田ニアツテ畿内ノ土ヲ祀ル。
 (五) 崇神天皇紀、七年ノ條ニ「別祭八十萬羣神、乃定天社、國社及神地、神戶トアリ。天社ハ天ニ坐マス神、又天ヨリ降坐ス神、國社ハ又地社トモ書ク、國土ニ生リマセル神ナリ。
 (六) 神地ハ神領、神戶ハ神領ノ民戶。
 (七) 垂仁天皇二十七年、「納弓矢橫刀於諸社」三十九年、「作劍一千口、藏石上神宮」
 (八) 崇神天皇紀九年「天

國土有功、民尊奉之。故舉其孫主祭而民知。朝廷以民心爲心、屬望於朝廷。而其祭之義則與周人所謂大社者有相似。禮記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是也。社者祭土地神、而有功者配焉。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倭國魂者、蓋鎮大和地者、當時都大和、故特祭其神。其義與周人所謂王社者、亦頗相似。禮記曰、王自立社、曰王社是也。土地者民之所依、土地之神、民之所敬、而 天 舉是義達之四方、定天社、國社、天下神祠莫不統。而天下民心有所繫屬、以同奉 朝廷。
 古者諸神之稱、其 天祖之胤、及其輔佐朝政者、總社也。令義解云、天神者、伊勢山城鴨住吉出雲國造、祭神等類是也。
 地祇者、大神、大倭、葛木、鴨出雲、大汝神等是也。即亦天社、國社之謂也。 定神地
 神戶。而百神供奉各有常、民知 朝廷敬神祇。用兵器而祭神、因以寓軍令。而險要有守、民知 朝廷之不可犯、而益畏敬之。
 按 垂仁紀、納弓矢及橫刀於諸神社。兵器祭神祇始于此。然崇神朝既以盾及矛、祠墨坂、大坂神、蓋二坂皆險要地、而因祭脩戎器以暗寓固險之意。至垂仁朝、亦襲是意也。 民尊奉畏敬 朝

皇夢有神人誨之曰、以赤盾八枚赤矛八竿、以墨阪神、亦以黑盾八枚黑矛八竿、祠大阪神、夏四月依夢之教、祭墨阪神、大阪神。

(二九) 壇安ハ孝元天皇ノ第四皇子武壇安彥命。崇神天皇十年叛シテ誅セラ。振根ハ天穗日命ノ裔、崇神天皇六十年弟ヲ殺シ却テ誅セラル。

(三〇) 三千一百三十二座。
(三一) 相嘗祭ハ毎年十一月上卯、新穀ヲ上ル祭。
(三二) 功勳ノ高キ者。尙書、洛誥ニ見ユ。

(三三) 毛野ハ上野・下野。
(三四) 尙書、洛誥云、「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又云、「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祭傳云「殷、盛也。無文、祀典不載也。功宗、功之尊顯者。」元祀ハ大祀ナリ。
(三五) 惡風ノ民。獷ハ惡。
(三六) 人民皆雍和ス。

廷、而叛者自平、如壇安振根之徒、不旋踵就戮。神道既明、而列聖繼紹、班祀典四方、咸秩無文。

延喜式所載神名、宮中及京師畿内七道、總三千一百餘座。大四百九十二座、其三百四座、並預祈年月次、新嘗等祭案、上官幣、就中七十一座、預相嘗祭、其一百八十八座、並預祈年國幣、小二千六百四十座、其四百三十三座、並預祈年案、下官幣、二千二百七座、並預祈年國幣、其秩祀概如是。天下羣祀、莫不該也。

記功宗、以鎮其地

古者有征討、則祭其有功烈於地方者、使其子孫主祭、以鎮民物。如鹿島神、以武功鎮東方、而常與地分。

祀其神最多。式所載、陸奥國中、以鹿島及鹿島御子爲號者八社。格載鹿島苗裔神、在陸奥者三十八社。蓋建雷命及其子孫、平其地而有功、故世祭之也。大己貴命平出雲豐城命平毛野子孫皆鎮其地、而世主其祭。諸神如是之類、其在諸國者甚多。因民之所瞻仰、以鎮土俗、所以使萬民生恭敬之心也。周人營洛邑、咸秩無文、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其意亦頗有與。祖以純民心、而斥夷狄、變獷俗、是以德化

日治黎民時雍。其羣神百祀之在京畿及諸國、以鎮護地方者、民至於今、瞻仰敬禮、有足因以復寓

尙書、堯典ノ語。時ハ是レ、雍ハ和ク。

(三七) 弘道館記云、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世、俗儒曲學、舍此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蓋亦久矣。
(三八) 次第ニ衰フルコト、山ノ漸ク平カナルガ如シ。

(三九) 邪道。禮記、王制ニ「執左道亂政殺トアリ。謂會ニ人道尙右爲貴、故非正之術、曰左道」
(四〇) 號ハ名。

報本反始之義者。神聖立大經、以維持萬世、典禮既明、奕世遵奉、舊物猶存者如此、則神聖念慮之所暨、亦可見也。後及異端竝起、而大道不明、廟堂無永久之慮、朝政陵夷、民心日漓、而神聖所以維持萬世之意乖矣。至若近世、則戎虜狡黠、頗有似立大經者、執左道以蠱民心、雖非善教、亦以教爲號、足以得民心。所至焚燬祠宗、瞻禮胡神、以傾民志。故逆焰所煽、殆遍六合、悍然敢試毒於神州。欲倒用神聖、所以變夷俗之方、反以變中國。而中國未立不易之基、衆庶之心、離合

(三) 糊塗、彌縫ニ同ジ。

(三) 外國ノ異人種。

(三) 嚴敬ハ尊敬。

(四) 滅盡。漸ハ水ノ漸ク盡クルナリ。

(五) 死者ニハ據リ所アラシム。

(六) 天ノ意志ニ非ラザル者チ意志ナルカノ如ク言フ。

(七) 歎然ハ不満足。

(八) 祭祀。

聚散、不過於架漏牽補、以爲一日之計。以赫赫神明之邦、而坐使腥羶異類欺罔我人民、不亦可羞乎。夫物莫威於天。故聖人嚴敬欽奉、不使天爲死物、而使有所畏敬悚服焉。物莫靈於人、其魂魄精強、不能與艸木禽獸澌滅。其於死生之際、亦不能漠然無念。故聖人明祀禮、以治幽明、使死者有所憑、以安其神、生者知死有所依、而不貳其志。民既畏敬悚服於天威、則不誑於誣天之邪說。無歎然於幽明、則不眩於身後禍福。報祭祈禱、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則敬君如奉天、追遠申孝、人輯其

(三九) 祭祀ノ禮廢スレバ天人交感ノ途絶エ、民天ヲ畏レズシテ慢心チ生ズ。

(四〇) 未來ニ禍福チ受ケトイフ說、佛教ノ如シ。

(四一) 恐レシメ又笑フ。
(四二) 易、繫辭上傳ノ語。陰陽ノ二氣ガ合シテ物ト爲ル。死スレバ變化起リテ陽魂ハ上リ陰魂ハ留マ

ル。
(四三) 禮記、祭義篇ノ語。衆生ハ死スレバ魄ハ土ニ歸ル、氣ハ上ニ發揚シテ昭明焜蒿ニシテ凄愴ナル者トナル。鄭注ニ「焜、香臭也、蒿、氣蒸出貌」

族、而情盡於內、則念祖如慕父。民心純於下、而怪妄不經之說、莫由而入焉。祀禮廢則天人隔絕、而民生易慢。游魂不得安、而生者怵於身後。民無固志、冥福陰禍之說、由此而入焉。徼幸於死後、忘義於生前、避政令如避寇、慕異言如慕慈母。心放於外、而無主於內也。身後禍福、目所未嘗覩、故邪徒得乘民心所怵而恐哄之、亦不足恠也。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其昭明

焜蒿、悽愴者、自非有祭祀以安之、則死者不能有所憑焉。使死者無憑、則於生者心、亦不能無歎然焉。如衆人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有憾於冥冥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且生者亦以其死之無所安、而無恃以自強、則不能無惑於身後之說也。故有祭祀者以安之、父祖之與子孫、固同一氣、父祖即其前身、子孫即其後身、則其游魂者、去子孫而奚乎往也。故以子孫祭父祖、莫不感應。而昭明焜蒿悽愴者、賴以安焉。天者昭昭之多、而人在天地間、天地之氣常潛行於全身、而以生活也。故人之與天地、亦同一氣、而其元氣固與天地通。

(四)中庸「天昭昭之多也」
(四)形式的ナル者。

(四六)自棄スレバ人亦之ヲ
侮ル。

(一)其時ニ適合スルヤウ
處理スル。
(二)天人一貫ノ道ヲ開キ
テ去取ノ標準トナス。

以人而祭天地亦莫不感應而昭昭之多者賴以著焉是以聖人事天祀先幽明無憾而天下服矣後世慮不深遠事天祀先之事視以為文具民生而無所畏敬亦不知死之有所憑依而疑懼之心生焉疑懼生而民心無主於是西夷得以陰禍冥福述之是所謂自侮而後人侮之者也

今夫欲開不拔之業宜立其大經而明夏夷之邪正也。神聖建國之大體臣既粗言之今既立大經則當以四海為一家萬世為一日因列聖遺緒以圖時措之宜也。欲明夏夷之邪正則當闡天人之大道以為趨舍之準也。夫神州位於大地之首朝氣也正氣也。

曰朝國皆因自然之形體而稱之也。

朝氣正氣是為陽故其道正大光明。

明人倫以奉天心尊天神以盡人事發育萬物

神州本日神所開而漢稱東方為日域西夷亦稱神州及清天竺韃靼諸國曰亞細亞又

(三)隱微ノ事ヲ探シ索メテ怪シゲナル行為ヲ為ス。中庸云「素隱行怪後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四)妄ニ天意ヲ付度シテ我見ヲ立ツルヲ衰天ト曰ヒ、洪恩ニ依リテ我意ヲ行フヲ媚恩ト曰フ。
(五)諸法界即チ萬物ヲ自ラ寂滅相ト説ク。法華經、方便品ニ「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陳子昂ノ詩ニ「空色皆寂滅」
(六)炬火即チ松明。耿耿ハ小光。莊子ニ「日月出矣、而燭火不熄、其於興也、不亦難乎」

以體天地生養之德。戎狄者屏居於四肢暮氣也、邪氣也。暮氣邪氣是為陰。故素隱行怪滅裂人道而幽冥之說是講。褻天媚恩而荒唐之語是悅。寂滅萬物而專由陰晦不祥之塗。今誠能反其道變寂滅以生養化陰晦以光明易荒唐幽冥之說以天命人心昭昭乎不可易之大道而揭太陽威明以昭臨四海萬國則燭火之耿耿安得不熄。如此則其所恃以吞併諸國之本謀乖矣。轉所以變於彼者而由變彼之道豈非所以立大經之先務哉。彼戎狄而自道其道自常情視之雖措之度外可

(七) 外國風ニ日本ヲ教化スル。夷ハ外國。夏ハ日本。

(八) 相反撥スル道ハ竝ビ立ツ能ハズ。

(九) 此博愛ハ平等ノ愛ニハ非ズシテ近キヨリ遠キニ及ボス愛ナリ。故ニ暨ブトイフ。

(一〇) 禁ハ亂ナリ。

(一一) 元元ハ人民。戰國策注ニ「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
(一二) 鬼ハ惡鬼、賊ハ水中ノ怪物。

也。而彼今大逞非望、欲必以夷變夏、漸滅正道、汗辱神明、欺天罔人、傾人之民、奪人之國、而後已。詭術之與正道、其反如水炭。茫茫宇宙、戎狄之道不息、則神聖之道不明。神聖之道不明、則戎狄之道不息。不變彼則變於彼、勢不能相容。深謀遠慮者、將安得不揭正息詭、以除害於永世乎。夫太陽餘光之所被、則仁人博愛之所暨。雖四海萬國、亦莫非人類。而妖教之滋蔓、禁亂天倫、泯滅人紀、使元元盡惑、耽溺相率、爲禽獸、爲鬼域、豈仁人之所忍視哉。故覆幬無外、以夏變夷、使天人免於

(一三) 覆幬無外トハ全世界チイフ。幬亦覆ナリ。

(一四) 禮樂ノ文ヲ度リ武威ヲ奮フ。

(一五) 大勳功。

(一六) 孟子、萬章上「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一七) 孟子、滕文公下「書曰、洪水警余。洪水者、洪水也」

(一八) 漢ノ高祖ノ七年、匈奴ノ冒頓單于帝ヲ平城ニ圍ム。陳平ノ計ヲ用ヒテ漸ク免ル。武帝ハ帝ノ四世ノ孫。嘗テ曰ク「高帝遺平城之患」ト。匈奴ヲ征シテ之ヲ攘フ。

(一九) 尙書、顧命ニ「循大卞」注ニ「大卞大法也」

(二〇) 中庸、二十六章「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廣ハ當ニ厚ニ作ルベシ。

(二一) 神武天皇紀ニ見ユ。纂疏ニ「細戈千足國、謂」

胡羯誣罔者、固仁人之志、而揆文奮武、光被四表、以觀耿光、揚大烈者、仁人之業也。
古者聲教訖于四海者、神禹之功、而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內之溝中者、伊尹之志也。故洪水不爲堯而至、而堯以爲警余者、堯之仁也。平城之患、不爲漢武遺之、而漢武以爲高帝遺我者、漢武之義也。舉此類古人所自任

持其志而廣其業、務在明於國體、循大卞

一今古博廣悠久、以照臨夏夷、循細戈之名而實之所以足兵也。循瑞穗之名而實之所以足食也。明忠孝以淬礪天下、所以使民信之也。三者竝舉、食足兵足、民信之、忠孝以明、天人合一、幽明無憾、以正易詭、以夏變夷、萬世而不已者、不拔之業也。今欲施行之、宜使民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若夫論

軍備充足也」
 (三)神代紀ニ見ユ。
 (四)論語、顔淵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五)吉・凶・軍・賓・嘉。
 (六)數ハ形式。義ハ趣旨。
 (七)土地ヲ守護スル神。延喜神祇式ニ云フ「近江國滋賀郡日吉與三輪此國地主」保食神ハ身體ヨリ五穀ヲ産セシ神。神代紀ニ見ユ。

(七)此點皇統連綿タル我朝ノ特長。
 (八)奈良縣三輪町ノ三諸山ノ大神神社、大物主神ノ和魂ヲ祀ル。大倭ハ同山邊郡朝和村、大國主神ノ荒魂ヲ祀ル。
 (九)渡會ハ度會宮即チ伊勢ノ豐受大神宮、穀物ノ

神豐宇氣毘賣神ヲ祀ル。稻荷ハ京都市伏見ノ稻荷神社、倉稻魂神ヲ祀ル。
 (三〇)級長ハ風ノ神。句句通馳ハ木ノ神。
 (三一)住吉ハ大阪市住吉區ノ住吉神社。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ノ神ヲ祀ル。海上守護ノ神。
 (三二)四望ニ二解アリ。鄭衆ハ日・月・星・海トシ、鄭玄ハ五岳・四鎮・四瀆、四方ニ望祭スルモノトス。
 (三三)大鳥神社。大阪府鳳町、大鳥連祖神即チ天兒屋命ヲ祀ルトイフ。二荒山神社、栃木縣宇都宮市、豐城入彦命ヲ祀ル。鹿島神社ハ武甕槌神、香取神社ハ經津主神。春日神社ハ建御賀豆智命伊波比主命、天兒屋根命。北野神社ハ菅原道真ヲ祀ル。
 (三四)御巫ハ御 巫 奉 齋神祭、座摩ハ座摩巫奉 齋神祭、生島ハ生島巫奉 齋神祭ト延喜式ニ見ユ。
 (三五)園神社ハ大物主神、

所以使民由之者、則曰禮而已。禮之目五。而教民敬、莫大於祀。周官以禘禮教祀禮有數有義、欲陳其數、當先明其義也。夫天子祭天神地祇、其敬祭天祖、所以報天尊祖也。祀地主、保食神、鎮國土、厚民生也。唐虞三代之秩祀典、所重則嘗禘郊社。嘗者嘗新穀、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者祀天、以其祖配之。社者祀后土、有功者。又祀田正有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論語稱、知禘之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孝經亦以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爲嚴父之至、其意皆相同、則亦可見其所最重在乎此也。而天朝大嘗之禮、祀乎天祖、而事天祀先之意、竝存焉。亦猶郊禘之義也。嘗新穀而薦之、即嘗之義也。故太神宮之祀、是宗廟也。明堂也。郊也。一祀而數義存焉。而祭地主神猶社、保食神猶稷也。大神、大倭等即社也。渡會稻荷等即稷也。郊廟社稷天地之祭、其大者如合符節。蓋亦以神州與漢土風氣相同、而其事暗合者如此也。山嶽河海、風雨艸木、百物之神、山祇罔象、少童級長、壇山艸野、句句通馳等、皆其神也。而天下名山、多祭伊弉諾大汝、大山祇等神、皆鎮國土者也。濱海祭住吉等神、海神也。及風神山、口水分

等神、皆列祀典者、皆所以爲民除災祈年穀也。如唐虞三代、亦有四望山川百神之祭、義亦大抵相類。與皇子皇孫名賢

功烈有益於世者、如大鳥二荒鹿島香取春日北野等是也。漢土之俗、祭有功烈於民者、如柱句龍、舜禹稷契等是也。

其祭法具有令典、莫德而不報、莫功而不舉。天地鬼神莫不該、遐陬僻壤莫不鎮也。宮中御巫、祭神代

事之座摩、祭大宮地靈、生島、祭諸國諸等祭、所以保護天

孫以治國家也。宮中祭神之外、又有宮內園、韓神、大膳祭、食神、火神、造酒祭、酒神、主、水祭、雷神、亦皆所以保護天孫、漢土亦有

五祀其義、祀典之目、踐祚大嘗爲大祀。天皇即位、

大報天祖、最宜致敬也。祈年以禱、時令順序於天

下諸社。月次以奉幣帛於天社、國社、如庶人宅神

祭。蓋天子以四海爲一家、故雖如宅神、而頒幣諸國神社、且其所祭者、及生

島、足島等神、而其太神宮祝詞、亦以光被遐邇爲言、不特爲一家而祭也。新

韓神社ハ韓神及ビ少彦名神ヲ祀ル。
 (三六)主水司ハ宮内省ノ所管、漿水、雜粥及米室ヲ司ル所。
 (三七)五祀、周代ニテハ司命、中霽、門、行、厲。
 (三八)祈年祭、三月四日ニ五穀豐熟ヲ祈ル祭。大神宮以下ノ諸社ニ神祇官又ハ國司應ヨリ幣帛ヲ奉ル。月次祭、六月十一月ノ十一日ニ神祇官ニテ三百四座ノ神ニ幣ヲ奉リ國家ノ安靜ト聖體ノ福ヲ祈ル。
 (三九)宅神ハ「ヤカツ神」ト稱シ、家宅ヲ守護スル神。保食神ヲ祀ル。
 (四〇)神衣祭、令義解云「謂伊勢神宮祭也。此神服部等齋戒潔清以參河赤引神調系、織作神衣。又麻績連等績麻以織數和衣、以供神明」四月十四日。
 (四一)大忌祭、令義解云「謂廣瀨・龍田二祭也。」

嘗義如大嘗而歲行之。以上諸祭皆爲中祀。所以養萬民安國家報天神者亦宜敬也。太神宮則別有神衣而夏秋供神衣有神嘗九月神衣祭日行之。蓋以報天祖頒嘉穀教養蠶之德亦皆中祀也。其他如大忌風神鎮華鎮火等或祈水澤或禳疹風鎮疫神防火患如此之類竝爲小祀亦皆所以爲國家禳災祈福也。周人亦有祈年有五祀有蒸嘗有飄師雨師山林川澤之祭其義亦與以上諸祭相類有斯祭則有斯義行之朝廷達之四方報本反始之義與其所以爲民祈禳之意舉而皆與天下同之上任其事而民聽於上顛顛然唯廟

欲山谷水變成甘水浸潤苗稼得其全稼。
 又云風神祭謂亦廣瀨・龍田二祭也。欲令疹風不吹稼穡滋登。
 又云鎮花祭謂大神狹井二祭也。在春花飛散之時疫神分散而行厲爲其鎮遏必有此祭三月月行ハル。
 又云鎮火祭謂在宮城四方外角卜部等鎮火而祭爲防火災故曰鎮火。
 (四二)順敬ノ貌。
 (四三)宮主・卜部即チ拔穗使。宮主ハ神事ヲ掌リ卜部ハ卜筮ヲ掌ル共ニ神祇官ノ一職。
 (四四)四國ハ四方ノ國。
 (四五)今日ノ儀モ略貞觀儀式ニ據ル齋田ノ村ニテ輸送式ヲ行ヒ一等車ニ積ミ男女百數十人供奉シテ京都ノ大嘗宮齋庫ノ前ニ運ビ此所ニテ供納式ヲ行フ。
 (四六)大祓使。延喜式ニ「踐

堂是仰而神姦不得行民志之所以純一也。古者大嘗之祭臨時卜定悠紀主基國郡遣宮主卜部率國司以下及庶民臨田拔其穗以供粢盛四國無不得供奉天神者民皆冀得卜食出力以供大祭之用而天皇事天祀先申大孝重民命之意達於四方矣。國司率其下護送之諸道無不可得役其事者而其意又達於道路矣。國別以正稅一萬束充雜用諸國皆得輸其物而天下莫不知其意矣。遣大祓使於諸道而天下知潔清以事神矣。頒幣帛於天下諸社而天下知國土之神亦皆

祚大嘗祭。凡大祓使者、
八月上旬卜定差遣、左右
京一人、五畿內一人、七
道各一人、人民ノ罪ヲ祓
ヒ祭祀ニ與ルヲ得シメン
爲ニ大祓使ヲ遣スナリ。

(四七)中世以降、近江ヲ悠
紀、丹波、備中ヲ交互ニ主
基卜定メ、郡ノミヲ卜定
セリ。

統於天祖。是 天皇既舉所以事天祀先申孝
愛民之意而與天下同之。有斯意必有斯禮。是以
民日由之、不告而曉、不語而喻、各輸忠於其所事
之君、以俱奉戴。天朝民志於是乎一矣。後世事
從簡易、悠紀主基有定國、限以近畿、其儀獨行於
京師。而四方之民、不得知。天皇之意與斯禮之
義也。所護送止數十里、而道路不知也。雜用不取
之各國、而國郡不知也。大祓供幣之使廢、而致潔
之意、與 天祖統羣神之義、世莫之知也。則其所
以敬重之之意、雖家譬戶說、而天下孰得而知之。

(四八)神祇官ヨリ奉幣スル
ヲ官幣、國司ノ奉幣スル
ヲ國幣ト曰フ。

(四九)蜡者ヨリ土鼓マデハ
周禮、春官、籥章職ノ文。
注ニ「歲十二月而合衆
萬物而索饗之也。萬物
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
老息之。」爾頌ハ爾風七
月ナリ。

(五〇)八蜡ヨリ民財マデハ
禮記、郊特牲ノ文。四方何

其禮雖存、其用既廢、可勝嘆乎。古者京畿及諸國、
名祠大社所祭神、皆嘗佐 天祖。天孫能成大
功者、而山川百神、鎮民物起風雨、莫非所以助
天神之功者也。故其土民固不得不報其功德、而
天朝亦不得不有所報答焉。是以有官幣、有國
幣、每祈年月次、新嘗必班之。班官幣國幣
諸社見上。其祭統之
於朝廷、而四方百神有所係屬焉。今諸國以仲冬祀稻魂
等神、蓋古者及新嘗班
幣、而諸國亦各祭其所在之神、而遺風有猶存者也。是日也、民家爲酒食、以相慶、猶周人
祭蜡之意也。蜡者所以息老物、獻爾頌、擊土鼓、存古也。以是日養老正齒位、教民孝弟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養老飲酒、而民醉飽相慶、一國如
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蓋古人所以使民歡欣和樂者、如
之、而此等之義、亦可因祭而寓之也。
神庫者所以藏神寶及兵器、文書、資

レニテモ凶年ナレバ蜡祭
チ行ハズ民ノ財ヲ蓄ヘシ
メ豊年ナレバ蜡祭シテ酒
食ニ飽カシム。注ニ「八
蜡、先嗇、司嗇、農、郵表嘏
貓虎、坊、水庸、昆虫也」
(五)孔子ノ言ハ禮記、雜
記ノ文ヲ約ス。言ハ百日
ノ勤勞ニ對シ一日ノ慰勞
アリ、此日ハ老幼男女狂
ヘル如ク樂シム。是レ一
張一弛ナリ。一張一弛セ
ザレバ文武ノ功立タズ。
(五)民ノ用ヲ便利ニシテ
生活ヲ豊カニスル。
(五)上古ノ邑長。成務紀
ニ「縣邑置、稻置」
(五)周禮、地官、鄉師職ノ
中ニ見ユ。注ニ吉服ハ祭
服。祭器ハ簠簋鼎俎ノ屬。
吉器ハ鬯ノ祭器ノ若キ者
ナリト。
(五)周禮、地官、大司徒ニ
「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
禮敬」天官、大宰ニ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
以祭祀。厥其神」
(五)形式ノミ存シテ其意
義ヲ失フ。

糧百物以待祭祀。因神威以制民事。利用厚生之
意可以施。軍國不虞之備可以寓也。
古者寓政教於祭
祀藏兵器於神社

如前所言。而國造縣主等。祭其國土之神。有稻置(五三)以儲稻。今倣此設制。凶荒可以賑饑。軍
旅可以助糧。其可因神威以便民事者甚多。臣別有所論著。今不具論焉。若夫周人亦因
祭祀而屬民讀法。或糾戒之。或以正齒位。或以書賢能。皆於祭時爲之。而鄉器有吉服祭
器。吉器之目。所以使民同力共事神。祀禮居於十二教之首。馭神亦居八則之首。所以使
民不苟。其他所以使民從事祭祀者。不勝枚舉。至後世。有義社之倉。亦足以便於民。凡如
是之類。苟能酌古今制度。因神威以便民事。則固民事所嚮。其從之將猶水之就下焉。今
世或因佛事。以聚民作事。其應如響。亦可以見。
其效之速。況神威之可以動民。非佛之比乎。

是以祭政一致。治教
同歸。而民有所屬望焉。天下神祇。皆
之所及。有斯意。必有斯禮。民由此亦知上意所嚮。
感欣奉戴。忠孝之心。有所係而純於一矣。後世陳
其數。而失其義。羣臣百祀。無所統屬。而民所瞻仰

(五)加茂ニ上下ニ社ア
リ。上ヲ加茂別雷神社ト
曰ヒ、下ヲ加茂御祖神社
ト曰フ。別雷命ノ母ナル
玉依日賣命ヲ祀ル爲ナ
リ。加茂社ニ神武天皇チ
祭ルノ說ハ三才諸神本
紀・和漢三才圖會等ニ傳
ハル。

(五)子孫モ亦零落シ沈ミ
果テタル者アレバ、祖先
ハ祭ニ與ルチ得ズ。血食

者不專。禮之用既廢。亦可惜也。列聖山陵。奉祀
素慎。其親盡則無廟。固其宜也。而如神武天皇
平定天下。崇神天皇經營四方。天智天皇再造
區宇。盛德大業。功垂無窮。民至於今。涵泳仁澤。而
無廟祀之以報功德。豈不大闕典乎。
世稱賀茂社祭
神武天皇。然古書

無明文。人或疑之。今宜一新典
禮。以大明祖功宗德之義也。佛法之行。葬祭皆據之。故歷
朝祀禮。親屬未盡。亦且無廟。而山陵亦多屬荒廢。
可不謂之闕典乎。自古皇子皇孫。名賢大德。其功
烈垂後。忠孝顯世者。或未盡列祀典。而其子孫亦
或漂零沈淪。不得血食。亦闕典也。若能斟酌古今、

ハ犧牲ヲ供ヘテ祭ルナリ。
(五)時勢ニ應ズルヤウ古制ヲ斟酌採用セバ、勞少クシテ功多シ。
(六)感謝推戴。

(六)今ヤ將軍藩主等ノ介在者ナケレバ此所數句ハ不用ニ屬ス。

廢者舉之、闕者補之、寓彝訓於祀典、使天下忠孝之心、與念祖追遠之誠、油然俱生、感戴之念、與畏鬼敬神之意、悚然俱萌、非所謂使民由之者乎。夫然後天下靡然、咸相告曰、天祖治天職於上、羣神勵翼、平定國土、今各禮國土之神、所以答其神之功德、而報天祖之仁澤也。則羣神百祀、皆有所統一焉。相告曰、天祖洋洋在上、皇孫紹述、愛育黎庶、大將軍翼戴帝室、以鎮護國家、邦君各統治疆內、使民皆安其生、而免寇盜、今共邦君之令、奉幕府之法、所以戴天朝、而報天祖也。則

(六)天祖ヲ本トシ天皇ニ總テハ統一セラル。

(六)君臣ノ義、父子ノ親、夫婦ノ別、長幼ノ序、朋友ノ信之ヲ五倫ト謂フ、孟子、滕文公上篇ニ見ユ。出入相友以下三句モ亦同篇ノ語。

幕府及邦君之治、有所統一焉。宗族相糾緝、以祀其先、則又相告曰、敬宗所以尊祖、其與緝睦、以共邦君之令、奉幕府之法、戴天朝以報天祖、所以繼乃祖乃父之志也。則其念祖脩德之心、有所統一焉。若夫如此、則天祖天孫之仁、覆於海內、幕府邦君之義、著於天下、慈父孝子之恩、申於永世、報本反始之義明、而忠孝之教立矣。民日由之、而不見異物、周人以大司徒掌邦教、施十有二教、其第一曰以君臣有義、父子有親、然後百禮乃興。於是乎、謹夫婦之別、順長幼之序、信朋友之交、使民出入相友、守望

(六四)燒キ拂フ。

(六五)孫子、謀攻篇「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

(六六)上下一致各志ヲ遂ゲ皇基ヲ振起スルモノナリ。

(六七)周禮、地官、大司徒ニ「以郷八刑糾萬民」……

相助、疾病相扶持、皆親其上、死其長、則雖有百異端、不能移其心、而黠虜之焚燬祠宇、瞻禮胡神、煽惑蠢動、以肆其逆焰者、莫得而施其術。所謂上兵伐謀者、實萬世之長策也。而往日淆化傷俗、如巫覡、如浮屠、如陋儒、俗學之徒者、亦皆中原赤子、使之得皆安其堵、適其意、優游於大化之中、以浴於天祖。天孫之深仁厚澤、奉幕府邦君之政令、刑禁晏然、樂以沒齒、亦何不可之有也。若夫繆聽西夷妄說、稱揚眩惑、以助長黠虜逆焰者、則宜痛禁絕之耳。或有犯禁者、處以造言亂民之刑、而見

七日造言之刑、八日亂民之刑。注云「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

(六八)外貨、外國藥及ビ毛織物。

(六九)聖武天皇天平元年四月ノ詔。

(七〇)異端、左道。

(七一)敵ヲ見ルモ恐レテ遠巡進マザルヲ謂フ。

(七二)民ヲ一定ノ法度ノ中ニ入ル。左傳ニ「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

(六八)蠻貨、蠻藥及羶鬪之屬、必焚燬破裂、不許服用、使民賤戎狄如犬羊、惡之如豺狼。(六九)天平中詔、百姓有學習異端、蓄積幻術、壓魅呪咀、害傷百物者、首斬、從流、如有停住山林、伴道佛法、自作教化、傳習授業、封印書符、合藥造毒、萬方作恠、違犯勅禁者、罪亦如此。古昔禁絕異左、如是、所以使民知方者、固宜然也。今若揚武、過蠻、聲教既暨、百蠻稱臣、奉貢、然後取其物而用之、亦未爲不可也。告接濟之姦者、與得敵首同賞、匿而不發者、與舍匿盜同罪、邦國能破虜艦者、功與陷敵壘均、見虜不擊者、論以逗撓。此皆一時權衡、亦足使臣民激發興起、敬奉光訓矣。而大脩守禦之備、慨然示天下以大憂、推赤心開至誠、一憂一樂、必與天下同之。庶足以鼓動天下矣。政令刑禁、與典禮教化、竝陳兼施、而納民軌物、乘正氣

(七) 尙書、泰誓云「天之所
欲、民必從之」民ニ忠孝
ノ主アレバ天ノ之ニ從フ
固ヨリナリ。

(四) 彼ニ教ヘ彼ニ命令ス
ル權。

而行正道、皇極既立、民心有主、民之所欲、則天之
所從、民從天從、神聖所以變夷俗之方、彼不得
倒用、而彼所以圖我之術、我將倒用之、教令之權、
自我制之、廟謨既定、上下同心、千塗萬轍、必由是
道而不變、於是乎我所以布皇化、即神聖之所以
布皇化、內有不拔之業、而外無可乘之間、雖使腥
羶異類、百方誤我、將何以得欺罔我人民也。夫天
下大業、萬世長策、固非朝夕之可就。^(七五) 天祖之業、
待神武而開、崇神而大、及聖子神孫繼述
不怠、而皇化洽海內也。今畫一定之策、立不拔之

(七五) 成就。

(六) 極遠治外ノ國民ヲ兒
ノ如ク慈ム。支那五服ハ
甸・侯・綏・要・荒。

(七) 懸隔。
(七六) 古今相懸隔セズ。

基、必當內自中國、外暨百蠻、上原於太初、下要
於無窮、遵神聖之彝訓、紹東照之大烈、貽謀孫
子、繼繼承承、千萬世如一日、必拯四海萬國於塗
炭、使天地間無復有西夷之妖教、中原赤子、永免
於胡羯之欺罔、然後已。其規模立於內者如此、乃
可以外應無窮之變矣。夫仁破四表、兒視荒要、所
以使荒要父瞻天朝也。事法古昔、使今近於古、
所以使將來與今不懸也。久近之不相懸、所以永
遠無變也。荒要賓服、永遠不變、而天下志士仁人、
亦皆憤激自效、爭出死力、以從事於此、雖事故萬

(七)左傳、文公四年「諸侯敵王所愾、以獻其功」

(八)天下四方二行ヲ、尙書、立政ニ「方行天下」至「于海表」有「不服」

蔡傳ニ「方、四方也」

(八)祈年祭祝詞ニ「狹國者廣久峻國者平久遠國者八十綱打挂氏引寄如事云云」

(八)神武ノ君ハ刑殺ヲ用キズシテ威服ス。易、繫辭上ニ「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孔氏曰「神武之君、用此易道、不用刑殺而威服之也」

(八)異方遠絶之地。

(八)瑣細ノ事。

(八)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ノ言。

(八)祭祀ト軍事。

變、不肯易其志、雖累代歷世、不肯少間斷、然後大興敵愾之師、食天祖之糧、揮天神之兵、仗天神之仁、而奮其威、以方行天下、狹者廣之、險者平之、神武不殺之威、震於殊方絕域、則正欲使海外諸蕃來觀德輝、亦何屑屑乎其伺邊誘民之患也。古人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有一定之略、祀爲不拔之業、實國家之大事。所以大觀天下、通視萬世、立一定不易之長策者如此矣。夫明國體、審形勢、察虜情、脩守禦、而立長計、實聖子神孫、所以報皇祖天神之大孝、而幕府邦君、所以濟

萬世施無窮之大忠。臣謹著五論、非臣私言也。天地鬼神、將與聽之矣。

右五論併七篇、臣久藏之胸臆、未敢語人。非敢惜之也。謂天地者活物、人亦活物也。以活物而行於活物之間、其變不可勝窮。事逐時轉、機在瞬息。而世之人舉細故而遺大體、則難之以細故。欲言其所以解難處變者、則今日所言、明日未必可行。故一發之口、則爲空言、一筆之書、則爲死論。臣是以欲無言而止。然竊謂、人無貴賤、自太初而父子傳生、一氣相承。臣雖微賤、亦世

(八)瑣細ナル事トシテ非難ス。

(八)易、繫辭下傳ニ見ユ。苟モ行フ人ナケレバ道ハ單獨ニテハ行ハレズ。

(八)文政八年。紀元二四八五年。此年二月外船打攘令出テ、三月本書成ル。

浴^二神聖之澤、以至於今日、奉^二幕府之法、仰^二邦君之仁、幸而得養生喪死無憾、則亦何忍^下睨視天下之變故、而默默無言也。故特舉其遠大者粗言之。語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至其所^二以臨時解難處變者、則當付之其人而已。

文政乙酉季春 會澤安識

會澤先生墓表

青山延光

○先生、天明二年(二四四二)五月十五日水戸城南下谷ニ生ル。
(一)亡父ヲ考ト曰ヒ、亡母ヲ妣ト曰フ。考通稱與平、郡奉行配下ノ小吏タリ。
(二)享和(二四六一—二四六三)文化(二四六四—二四七七)共ニ光格天皇ノ年號。
(三)藤田一正、通稱次郎左衛門谷ト號ス。東湖ノ父ナリ。
(四)傑出者。詩、周南、漢廣ニ「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五)寛政十一年(二四五九)。
(六)享和二年(二四六二)江戸藩邸留守居下役トナリテ出府ス。
(七)文化元年(二四六四)先生年二十三。
(八)古式ノ喪禮ヲ行ヒ、

先生諱安、字伯民、稱恒藏。會澤氏其先駿河人、徙常陸、世居久慈郡諸澤村。有仕官者、亦不甚顯。考諱恭敬、以廉吏聞。妣根本氏。近世本藩人物、享和文化爲盛、而幽谷藤先生爲之翹楚。先生卽其高弟子也。自幼警敏好學。寛政中爲彰考館寫字生、享和二年始班留府、遷江戸。文化元年考終於大阪、妣終於江戸、相距僅四旬。先生東西奔走、難苦萬狀、而善執古禮、心喪三年。是歲班步士、侍讀諸

喪服ハ着ケザルモ二十七月間謹慎ノ生活ヲ行フ。
 (七) 小十人組、御先御供ヲナシ驅走リテ第一トス。
 (八) 文政三年ナリ。馬廻ハ主君乘馬ノ時、其周圍ヲ警護スル騎馬ノ士。
 (九) イギリス人。七年(一八四四)五月英人上陸。著書諸夷問答アリ。
 (一〇) 八年三月幕府外國船打攘令ヲ發ス。
 (一一) 同年三月新論成リ、翌年哀公ニ獻ズ。
 (一二) 文政九年(一八二六)十二月幽谷卒ス。
 (一三) 哀公齊僞。
 (一四) 藤田東湖、名ハ彪、字ハ斌卿、幽谷ノ子。
 (一五) 齊昭雅立ヲ建白ス。
 (一六) 天保元年(一八三〇)ナリ。
 (一七) 小納戸役。
 (一八) 善良正直ノ言。讒ハ善ナリ。

公子。時烈公最幼。五年爲步士、轉小十人。文政中遷馬廻、還水戸。諳夷航海、至大津村、登陸彷徨。先生受命、往而筆語、夷不敢吐實、先生詰問、夷屈服。數歲爲進物番。其後幕府有攘夷之令、先生著新論、獻之哀公。及幽谷先生沒、攝總裁職、尋以病辭職爲教授。哀公不豫、繼嗣未定、人心恟懼。先生與藤斌卿等赴江戶、有所建白。已而哀公薨、烈公襲封、先生乃還水戸。天保初、烈公擢爲郡奉行、召見咨詢。明年班通事、爲調役。是冬轉彰考館總裁。及公就國、嘗臨先生居。時公開廣言路、容納讜直、先

(一) 眞心ヲ披瀝シテ君ヲ助ク。尙書、說命ニ「啓乃心、沃朕心」。
 (二) 弘化元年(一八四〇)幕府俄ニ烈公ニ命シ國ヲ世子慶篤ニ傳ヘシム。
 (三) 嘉永六年(一八三三)齊昭ヲシテ幕議ニ參畫セシム。今公ハ慶篤ナリ。
 (四) 同年先生弘道館教授頭取ニ任ゼラル。

生啓沃居多。公將設弘道館、訪先生以古今制度。十一年進小姓頭、爲弘道館總裁。而烈公致仕、國事一變。先生致仕、稱憩齋。無幾屏居於中町。四年而還家。其後夷狄逼邊、幕府方議防禦、召烈公參畫。今公思先生忠懇、再命掌教授。時天下之士、爭作邊備策論。而先生則二十年前既獻之矣。安政二年再爲小姓頭總裁。是歲大將軍溫恭公、召見諸藩老儒、先生與焉。時年七十四。今公大悅、命班新番頭、賜以名刀。烈公賜手書曰、今日光榮、比之前日幽囚、一何懸絕。卿其唱道實學、勿負今日之

(五) 安政二年(一八二五)將軍家定ニ謁シ海防策ヲ陳ブ。溫恭公ハ家定ノ諡號。

(二六)文久二年(一八五二)先生年八十一。論語、雍也篇、「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二七)先祖ノ墓所。

(二八)禮記、「二十曰弱冠、三十曰成人、初加冠、體尙未壯、故曰弱冠也」

恩四年今公祀鹿島神及孔子於弘道館創立館制賜銀絹勞之五年以老辭職今公優勞不許前後增秩至二百五十石文久二年公嘉先生老健親書仁者壽三字於磁盃賜之是歲班馬廻頭上三年癸亥七月十四日以病終於家享年八十二葬於千波原先塋娶小林氏生三男伯仲天叔璋爲步士頭六女一適村田正興一適秋山興一適海保芳卿餘皆夭先生少時幽谷先生稱之曰之子弱冠頗慷慨有氣節讀書學劍不汲汲於升斗之祿然其父久困小官多口而薄俸時人以書生

(二九)權勢要路ノ人ニ奔走シテ以テ自ラ售ルナリ。

(三〇)經世ハ治世。

(三一)孝ハ能ク人ノ志ヲ繼キ事ヲ述ブル者ナリ。

(三二)夜ヲ日ニ繼グ。膏ハ油、晷ハ日景ナリ。韓愈ノ文ニ「焚膏油以繼晷」

(三三)先生ノ言ノ今日ニ行ハルルモノ新論中ノ者ノミニテモ國體ノ明徴、海軍ノ創造、指導精神ノ高揚、農民問題ノ論議等アリ、至誠ニシテ達議ナルモノニアラサレバ焉ソ此ニ至ラン。

迂乎求仕、屢說渠以奔走勢要之間。而渠耳若不聞、自守泊如、亦可奇也。是其所期、蓋在遠大。而異日能傳其學者、果先生也。幽谷先生志在經世、不遑著述。晚年始欲筆之書、不幸而沒。子斌卿才氣超邁、固能繼述、亦中道而沒。先生深悲之、遂專力著述、焚膏繼晷、未嘗懈怠。蓋非幽谷先生之豪邁、無以闡其源、非先生之篤學、無以恢其業。顧其所以自任者、不在著述。而竟著之簡冊者、蓋不得已也。豈其本志哉。然其書則滿天下矣。安知其言之不行於異日哉。

新論與下學邇言

內藤正直

正志先生嘗著新論七篇以行諸世其所風勵鼓動大益世道焉。晚又述下學邇言未刊而沒焉。今也某等胥謀附之印刷將獻之闕下而旁行于宇內也。亦果益世道否乎。時勢人心之變雖未可測焉然至於此二書是先生精神之所寓垂之萬世而軒轟天地因以扶植國體匡濟人心則斷斷乎不可疑也。(下學邇言跋)

昭和十四年四月一日印刷
昭和十四年四月五日發行

校註新論

定價金七拾八錢



編者 岡村利平

東京市中野區鷺ノ宮一丁目三十八番地

發行者 三樹退三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六番地

印刷者 綾部喜久二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一丁目十一番地

印刷所 宮本印刷所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株式會社

明治書院

電話神田 (25) 二二二 四四四 九八七番番番

392
199

終

